



明儒學案卷三十七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夏

鼎

熊青鑫

甘泉學案蔡白

熊繩祖

熊青鏞

甘泉學案蔡白

蔡白

蔡白

熊榮祖

蕭兆柄

王湛兩家各立宗旨湛氏門人雖不及王氏之盛然

當時學於湛者或卒業於王學於王者或卒業於湛

亦猶朱陸之門下遞相出入也其後源遠流長王

之外名湛氏學者至今不絕即未必仍其宗旨而淵

源不可沒也

文簡湛甘泉先生若水

太僕呂巾石先生懷

侍郎何吉陽先生遷

郡守洪覺山先生垣

王斯臣政唐一菴先生樞

甘泉侍郎蔡白石先生汝楠

侍郎許敬菴先生孚遠

蔡定馮少墟先生從吾

即謝文選唐曙臺先生伯元



端潔楊止菴先生時喬

文定王順渠先生道

文簡

湛若水

赴計借後

學於白沙不

山試卒而益背

流東自在聞

選庶吉士擢編修時在吏部尚書先生與呂仲

文獻通考卷三十一

文獻通考卷三十一  
職官考  
御史大夫  
御史大夫  
御史大夫

明儒學案卷三十七

甘泉一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夏鼎

熊繩祖

熊育鑫

豫章後學

徐兆瀾

周聯慶

重刊

文簡湛甘泉先生若水

熊榮祖

蕭兆柄

劉秉楨

李真寶

湛若水字元明號甘泉廣東增城人從學於白沙不  
赴計偕後以母命入南雍祭酒章楓山試晬面益背  
論奇之登宏治乙丑進士第初楊文忠張東白在闈  
中得先生卷曰此非白沙之徒不能爲也拆名果然  
選庶吉士擢編修時陽明在吏部講學先生與呂仲

木和之久之使南安冊封國王正德丁亥奉母喪歸  
廬墓三年卜西樵爲講舍士子來學者先令習禮然  
後聽講興起者甚衆嘉靖初入朝陞侍讀尋陞南京  
祭酒禮部侍郎歷南京禮吏兵三部尙書致仕平生  
足跡所至必建書院以祀白沙從遊者殆徧天下年  
登九十猶爲南嶽之遊將過江右鄒東廓戒其同志  
曰甘泉先生來吾輩當獻老而不乞言毋輕有所論  
辨也庚申四月丁巳卒年九十五先生與陽明分主  
教事陽明宗旨致良知先生宗旨隨處體認天理學

者遂以王湛之學各立門戶其間爲之調停者謂天  
理卽良知也體認卽致也何異何同然先生論格物  
條陽明之說四不可陽明亦言隨處體認天理爲求  
之於外是終不可強之使合也先生大意謂陽明訓  
格爲正訓物爲念頭格物是正念頭也苟不加學問  
思辨行之功則念頭之正否未可據夫陽明之正念  
頭致其知也非學問思辨行何以爲致此不足爲陽  
明格物之說病先生以爲心體萬物而不遺陽明但  
指腔子裏以爲心故有是內而非外之誚然天地萬

物之理實不外於腔子裏故見心之廣大若以天地  
萬物之理卽吾心之理求之天地萬物以爲廣大則  
先生仍是舊說所拘也天理無處而心其處心無處  
而寂然未發者其處寂然不動感卽在寂之中則體  
認者亦唯體認之於寂而已今日隨處體認無乃體  
認於感其言終覺有病也

湛甘泉心性圖說附圖

性者天地萬物一體者也渾然宇宙其氣同也心也者體天地萬物而不遺者也性也者心之生理也心性非二也譬之穀焉具生意而未發未發故渾然而不可見及其發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萌焉仁義禮智自此焉始分矣故謂之四端端也者始也良心發見之始也是故始之敬者戒懼慎獨以養其中也中立而和發焉萬事萬化自此焉達而位育不外是矣故位育非有加也全而歸之者耳終之敬者卽始之

敬而不息焉者也曰何以小圈曰心無所不貫也何  
以大圈曰心無所不包也包與貫實非二也故心也  
者包乎天地萬物之外而貫夫天地萬物之中者也  
中外非二也天地無內外心亦無內外極言之耳矣  
故謂內爲本心而外天地萬事以爲心者小之爲心  
也甚矣



上下四方之宇

古往今來之宙

敬未發

心性

始之中

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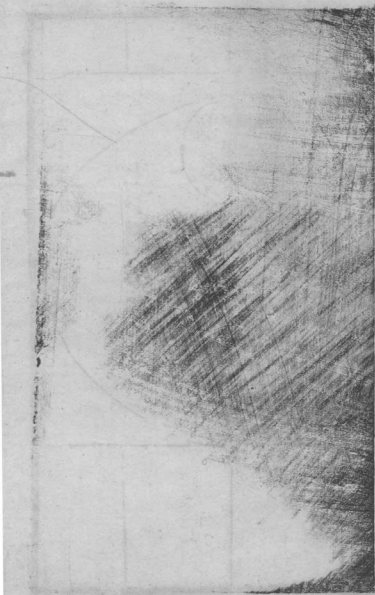
之和  
智之端

萬善萬物天地

終

敬

已發仁之端  
義之端  
禮之端



求放心篇

孟子之言求放心吾疑之孰疑之曰以吾之心而疑之孰信哉信吾心而已耳吾常觀吾心於無物之先矣洞然而虛昭然而靈虛者心之所以生也靈者心之所以神也吾常觀吾心於有物之後矣窒然而塞憤然而昏塞者心之所以死也昏者心之所以物也其虛焉靈焉非由外來也其本體也其塞焉昏焉非由內往也欲蔽之也其本體固在也一朝而覺焉蔽者徹虛而靈者見矣日月蔽於雲非無日月也鑑蔽

於塵非無明也人心蔽於物非無虛與靈也心體物而不遺無內外無終始無所放處亦無所放時其本體也信斯言也當其放於外何者在內當其放於前何者在後何者求之放者一心也求者又一心也以心求心所爲憧憧往來朋從爾思祇益亂耳况能有存耶夫欲心之勿蔽莫若寡欲寡欲莫若至一

甘泉論學書

格物之義以物爲心意之所著兄意只恐人舍心求之於外故有是說不肖則以爲人心與天地萬物爲

體心體物而不遺認得心體廣大則物不能外矣故  
格物非在外也格之致之心又非在外也於物若以  
爲心意之著見恐不免有外物之病與陽明○學無難  
易要在察見天理知天之所爲如是涵養變化氣質  
以至光大爾非杜撰以相罔也於夫子川上之嘆子  
思鳶魚之說及易大人者天地合德處見之若非一  
理同體何以云然故見此者謂之見易知此者謂之  
知道是皆發見於日用事物之間流行不息百姓日  
用不知要在學者察識之耳涵養此知識要在主敬

無間動靜也

詩王純甫

○學者之病全在三截兩截不成

片段靜坐時自靜坐讀書時又自讀書酬應時又自酬應如人身血氣不通安得長進元來只是敬上理會未透故未有得力處又或以內外爲二而離之吾人切要只於執事敬用功自獨處以至讀書酬應無非此意一以貫之內外上下莫非此理更有何事吾儒開物成務之學異於佛老者此也

荅徐日仁

○上下四

方之宇古往今來之宙宇宙間只是一氣充塞流行與道爲體何莫非有何空之云雖天地弊壞人物消

盡而此氣此道亦未嘗亾則未嘗空也

寄陽明

○古之

論學未有以靜爲言者以靜爲言者皆禪也故孔門之教皆欲事上求仁動靜著力何者靜不可以致力纔致力卽已非靜矣故論語曰執事敬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中庸戒慎恐懼慎獨皆動以致其力之方也何者靜不可見苟求之靜焉駸駸乎入於荒忽寂滅之中矣故善學者必令動靜一於敬敬立而動靜渾矣此合內外之道也

答余督學

○從事學問則心不

外馳卽所以求放心如子夏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仁

在其中者非謂學問之外而別求心於虛無也

答仲鵬

○心存則有主有主則物不入不入則血氣矜忿窒礙之病皆不爲之害矣大抵至緊要處在執事敬一句若能於此得力如樹根著土則風雨雷霆莫非發生此心有主則書冊山水酬應皆吾致力涵養之地而血氣矜忿窒礙久將自消融矣

答陳惟浚

○涵養須用

敬進學在致知如車兩輪夫車兩輪同一車也行則俱行豈容有二而謂有二者非知程學者也鄙見以爲如人行路足目一時俱到涵養進學豈容有二自



一念之微以至於事爲講習之際涵養致知一時並  
在乃爲善學也故程子曰學在知所有養所有○朱  
元晦初見延平甚愛程子渾然同體之說延平語云  
要見理一處却不難只分殊處却難又是一場鍛鍊  
也愚以爲未知分殊則亦未知理一也未知理一亦  
未必知分殊也二者同體故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  
所以體夫此也敬義無內外也皆心也而云內外者  
爲直方言之耳皆同上○執事敬最是切要徹上徹下  
一了百了致知涵養此其地也所謂致知涵養者察

見天理而存之也非二事也

答鄧瞻兄弟

○明道所言存

久自明何待窮索須知所存者何事乃有實地首言  
識得此意以誠敬存之知而存也又言存久自明存  
而知也知行交進所知所存皆是一物其終又云體  
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大段要見得這頭腦親切存  
之自不費力耳

答方酉樵

○夫學不過知行知行不可離

又不可混說命曰學於古訓而後有獲知之非艱行  
之惟艱中庸必先學問思辨而後篤行論語先博文  
而後約禮孟子知性而後養性始條理者知之事終

條理者聖之事程子知所有而養所有先識仁而以  
誠敬存之若僕之愚見則於聖賢常格內尋下手庶  
有自得處故隨處體認天理而涵養之則知行並進

矣

答顧  
善溪

○道無內外內外一道也心無動靜動靜一

心也故知動靜之皆心則內外一內外一又何往而  
非道合內外混動靜則澄然無事而後能止故易曰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止之道也夫不  
獲其身必有獲也不見其人必有見也言有主也夫  
然後能止復王  
宜學○夫所謂支離者二之之謂也非徒

逐外而忘內謂之支離是內而非外者亦謂之支離

過猶不及耳必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一以貫之乃可

免此答陽明○夫學以立志爲先以知本爲要不知本

而能立志者未之有也立志而不知本者有之矣非

真志也志立而知本焉其於聖學思過半矣夫學問

思辨所以知本也知本則志立志立則心不放心不

放則性可復性復則分定分定則於憂怒之來無所

累於心性無累斯無事矣苟無其本乃憧憧乎放心

之求其放心者又一心也則情熾而益鑿

其性性鑿則憂怒之累無窮矣

答鄭啓

○格者至也卽

格於文祖有苗之格物者天理也卽言有物舜明於  
庶物之物卽道也格卽造詣之義格物者卽造道也  
知行並進學問思辨行皆所以造道也故讀書親師  
友酬應隨時隨處皆求體認天理而涵養之無非造  
道之功誠正修工夫皆於格物上用家國天下皆卽  
此擴充無兩段工夫此卽所謂止至善嘗謂止至善  
則明德親民皆了者此也如是方可講知至孟子深  
造以道卽格物之謂也自得之卽知至之謂也居安

資深逢原卽修齊治平之謂也

答陽明

○夫至虛者心

也非心之體也性無虛實說甚靈耀心具生理故謂

之性性觸物而發故謂之情發而中正故謂之真情

否則僞矣道也者中正之理也其情發於人倫日用

間矣其中正焉則道矣勿忘勿助其間則中正處也

此正情復性之道也

復鄭啓範

○謹獨格物其實一也格

物者至其理也學問思辨行所以至之也是謂以身

至之也所謂窮理者如是也近而心身遠而天下暫

而一日久而一世只是格物一事而已格物云者

體

認天理而存之也

答陳宗亭

○所云主一是主一個中與

主一是主天理之說相類然主一便是無一物若主

中天理則又多了中與天理卽是二矣但主一則中

與天理自在其中矣

答鄧恪昭

○明德新民全在止至善

上用功知止能得卽是知行合一乃止至善之功古

之欲明明德二節反復推到格物上意心身都來格

物上用功上文知止定安卽其功也家國天下皆在

內元是一段工夫合外內之道更無七段八段格物

者卽至其理也意心身於家國天下隨處體認天理

也所謂致者意心身至之也世以想像記誦爲窮理

者遠矣

寄陳惟浚

○集者如虛集之集能主敬則衆善歸

焉勿忘勿助敬之謂也故曰敬者德之聚也此卽精

一工夫若尋常所謂集者乃於事事上集無乃義襲

耳此內外之辨也然能主敬則事事無不在矣今更

無別法只於勿忘勿助之間調停爲緊要耳

答聞集義○

本末只是一氣擴充此生意在心爲明德在事爲親

民非謂靜坐而明德及長然後應事以親民也一日

之間開眼便是應事卽親民自宋來儒者多分兩段



以此多陷支離自少而長豈有不應事者應事而爲

枝葉皆是一氣擴充

答陳康涯

○天地至虛而已虛則動

靜皆虛故能合一恐未可以至靜言○虛實同體也  
佛氏岐而二之已不識性且求去根塵非得真虛也  
世儒以佛氏爲虛無烏足以及此○格物卽止至善  
也聖賢非有二事自意心身至家國天下無非隨處  
體認天理體認天理卽格物也蓋自一念之微以至  
事爲之著無非用力處也陽明格物之說以爲正念  
頭旣於後面正心之說爲贅又况如佛老之學皆自

以爲正念頭矣因無學問思辨行之功隨處體認之實遂併與其所謂正者一齊錯了

以上答王宜學

○陽明謂

隨處體認天理是求於外若然則告子義外之說爲是而孟子長之者義乎之說爲非孔子執事敬之教爲欺我矣程子所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格物是也更無內外蓋陽明與吾看心不同吾之所謂心者體萬物而不遺者也故無內外陽明之所謂心者指腔子裏而爲言者也故以吾之說爲外

答楊少默

○以隨處

體認爲求之於外者非也心與事應然後天理見焉

天理非在外也特因事之來隨感而應耳故事物之來體之者心也心得中正則天理矣人與天地萬物一體宇宙內卽與人不是二物故宇宙內無一事一物合是人少得底○云敬者心在於是而不放之謂此恐未盡程子云主一之謂敬主一者心中無有一物也故云一若有一物則二矣勿忘勿助之間乃是一今云心在於是而不放謂之勿忘則可矣恐不能不滯於此事則不能不助也可謂之敬乎○程子曰格者至也物者理也至其理乃格物也故古本以修

身說格物今云格物者事當於理之謂也不若云隨處體認天理之盡也體認兼知行也當於理是格物後事故曰物格而後知至云敬而後當於理敬是格物工夫也○聖賢之學元無靜存動察相對只是一段工夫凡所用功皆是動處蓋動以養其靜靜處不可著力才著力便是動矣至伊川乃有靜坐之說又別開一個門面故僕誌先師云孔孟之後若更一門蓋見此也○勿忘勿助只是說一個敬字忘助皆非心之本體此是心學最精密處不容一毫人力故先

師又發出自然之說至矣來論忘助二字乃分開看  
區區會程子之意只作一時一段看蓋勿忘勿助之  
間只是中正處也學者下手須要理會自然工夫不  
須疑其爲聖人熟後事而姑爲他求蓋聖學只此一  
個路頭更無別個路頭若尋別路終枉了一生也答  
文蔚○明道看喜怒哀樂未發前作何氣象延平默坐  
澄心體認天理象山在人情事變上用工夫三先生  
之言各有所爲而發合而觀之合一用功乃盡也所  
謂隨處體認天理者隨未發已發隨動隨靜蓋動靜

皆吾心之本體體用一原故曰若謂靜未發爲本體

而外已發而動以爲言恐亦歧而二之也

答孟

石

翁名節道之藩籬者云藩籬耳非卽道也若謂卽道

然則東漢之名節晨門荷蕢之高尙皆爲得道耶蓋

無其本也

答王順渠

○天理二字聖賢大頭腦處若能隨

處體認真見得則日用間叅前倚衡無非此體在人

涵養以有之於已耳

上白先生

答陽明王都憲論格物

兩承手教格物之論足諭至愛然僕終有疑者疑而

不辨之則不可欲辨之亦不可不辨之則此學終不一而朋友見責王宜學則曰講求至當之歸先生責也方叔賢則亦曰非先生辨之其誰也辨之則稍以兄喜同而惡異是已而忽人是已而忽人則已自聖而人言遠矣而陽明豈其然乎乃不自外而僭辨之蓋兄之格物之說有不敢信者四自古聖賢之學皆以天理爲頭腦以知行爲工夫兄之訓格爲正訓物爲念頭之發則下文誠意之意卽念頭之發也正心之正卽格也於文義不亦重複矣乎其不可一也又

於上文知止能得爲無承於古本下節以修身說格致爲無取其不可二也兄之格物訓云正念頭也則念頭之正否亦未可據如釋老之虛無則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無諸相無根塵亦自以爲正矣楊墨之時皆以爲聖矣豈自以爲不正而安之以其無學問之功而不知所謂正者乃邪而不自知也其所自謂聖乃流於禽獸也夷惠伊尹孟子亦以爲聖矣而流於隘與不恭而異於孔子者以其無講學之功無始終條理之實無智巧之妙也則吾兄之訓徒正念頭



其不可者三也論學之最始者則說命曰學於古訓  
乃有獲周書則曰學古入官舜命禹則曰惟精惟一  
顏子述孔子之教則曰博文約禮孔子告哀公則曰  
學問思辨篤行其歸於知行並進同條其貫者也若  
如兄之說徒正念頭則孔子止曰德之不修可矣而  
又曰學之不講何耶止曰默而識之可矣而又曰學  
而不厭何耶又曰信而好古敏求者何耶子思止曰  
尊德性可矣而又曰道問學者何耶所講所學所好  
所求者何耶其不可者四也考之本章旣如此稽之

往聖又如彼吾兄確然自信而欲人以必從且爲聖人復起不能易者豈兄之明有不及此蓋必有蔽之者耳若僕之鄙說似有可采者五訓格物爲至其理始雖自得然稽之程子之書爲先得同然一也考之章首止至善卽此也上文知止能得爲知行並進至理工夫二也考之古本下文以修身申格致爲於學者極有力三也大學曰致知在格物程子則曰致知在所養養知在寡欲以涵養寡欲訓格物正合古本以修身申格物之旨爲無疑四也以格物兼知行其

於自古聖訓學問思辨篤行也精一也博約也學古  
好古信古也修德講學也默識學不厭也尊德性道  
問學也始終條理也知言養氣也千聖千賢之教爲  
不謬五也五者可信而吾兄亦不省焉豈兄之明有  
不及此蓋必有蔽之者耳僕之所以訓格者至其理  
也至其理云者體認天理也體認天理云者兼知行  
合內外言之也天理無內外也陳世傑書報吾兄疑  
僕隨處體認天理之說爲求於外若然不幾於義外  
之說乎求卽無內外也吾之所謂隨處云者隨心隨

意隨身隨家隨國隨天下蓋隨其所寂所感時耳一  
耳寂則廓然大公感則物來順應所寂所感不同而  
皆不離於吾心中正之本體本體卽實體也天理也  
至善也物也而謂求之外可乎致知云者蓋知此實  
體也天理也至善也物也乃吾之良知良能也不假  
外求也但人爲氣習所蔽故生而蒙長而不學則愚  
故學問思辨篤行諸訓所以破其愚去其蔽警發其  
良知良能者耳非有加也故無所用其絲毫人力也  
如人之夢寐人能喚之醒耳非有外與之惺也故格

物則無事矣大學之事畢矣若徒守其心而無學問  
思辨篤行之功則恐無所警發雖似正實邪下則爲  
老佛楊墨上則爲夷惠伊尹是也何者昔曾參芸瓜  
誤斷其根父建大杖擊之死而復甦曾子以爲無所  
逃於父爲正矣孔子乃曰小杖受大杖逃乃天理矣  
一事出入之間天人判焉其可不講學乎詰之者則  
曰孔子又何所學心焉耳矣殊不知孔子至聖也天  
理之極致也仁熟義精也然必七十乃從心所欲不  
踰矩人不學則老死於愚耳矣若兄之聰明非人所

及固不敢測然孔子亦嘗以學自力以不學自憂矣  
今吾兄望高位崇其天下之士所望風而從者也故  
術不可不慎教不可不中正兄其圖之兄其圖之則  
斯道可興此學可明矣若兄今日之教僕非不知也  
僕乃嘗迷方之人也且僕獲交於兄十有七年矣受  
愛於兄亦可謂深矣嘗愧有懷而不盡吐將爲老兄  
之罪人天下後世之歸咎乃不自揣其分傾倒言之  
若稍有可采乞一俯察若其謬妄宜擯斥之吾今可  
以默矣謹啓

語錄

衝問舜之用中與回之擇乎中庸莫亦是就自己心上斟酌調停融合人心天理否先生曰用中擇中庸與允執厥中皆在心上若外心性何處討中事至物來斟酌調停者誰耶事物又不曾帶得中來故自堯舜至孔顏皆自心學○盤問日用切要工夫道通曰老先生之教惟立志煎銷習心體認天理之三言者最爲切要然亦只是一事每令盤體而熟察之久而未得其所以合一之義敢請明示先生曰此只是一

事天理是一大頭腦千聖千賢共此頭腦終日終身  
只是此一大事更無別事立志者志乎此而已體認  
是工夫以求得乎此者煎銷習心以去其害此者心  
只是一個好心本來天理完完全全不待外求顧人  
立志與否耳孔子十五志於學卽志乎此也此志一  
立三十四五十六七十直至不踰矩皆是此志  
變化貫通只是一志志如草本之根具生意也體認  
天理如培灌此根煎銷習心如去草以護此根貫通  
只是一事○心問如何可以達天德道通云只體認



天理之功一內外兼動靜徹始終一息不容少懈可  
以達天德矣。○盤問何謂天德何謂王道道通謂君  
且理會慎獨工夫來敢問慎獨之與體認天理果若  
是同與先生曰體認天理與謹獨其功夫俱同獨者  
獨知之理若以爲獨知之地則或有時而非中正矣  
故獨者天理也此理惟已自知之不但暗室屋漏日  
用酬應皆然慎者所以體認乎此而已若於是得有得  
便是天德便卽有王道體用一原也。○一友問何謂  
天理衝答曰能戒慎恐懼者天理也友云戒慎恐懼

是工夫衝曰不有工夫如何得見天理故戒慎恐懼者工夫也能戒慎恐懼者天理之萌動也循此戒慎恐懼之心勿怠勿助而認之則天理見矣熟焉如堯之兢兢舜之業業文王之翼翼卽無往而非天理也故雖謂戒慎恐懼爲天理可也今或不實下戒慎不觀恐懼不聞之功而直欲窺見天理是之謂先獲後難無事而正卽此便是私意遮蔽烏乎得見天理耶先生曰戒慎恐懼是工夫所不觀不聞是天理工夫所以體認此天理也無此功夫焉見天理○舜臣謂

正應事時操存此心在身上作主宰隨處體認吾心  
身天理真知覺得吾心生生之理氣所以與天地  
字宙生生之理氣脗合爲一體者流動於腔子形見  
於四體被及於人物遇父子則此生生天理爲親遇  
君臣則此生生天理爲義遇師弟則此生生天理爲  
敬遇兄弟則此生生天理爲序遇夫婦則此生生天  
理爲別遇朋友則此生生天理爲信在處常則此生  
生天理爲經在處變則此生生天理爲權以至家國  
天下華彝四表蒞官行法班朝治軍萬事萬物遠近

巨細無往而非吾心身生生之理氣根本於中而發見於外名雖有異而只是一個生生理氣隨感隨應散殊見分焉耳而實非有二也卽此便是義以方外之功卽此便是物來順應之道而所以行天下之達道者在是焉愚見如此未審是否先生曰如此推得好自隨處體認以下至實非有二也皆是可見未應時只一理及應事時纔萬殊中庸所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正爲此後儒都不知不信若大公順應敬直義方皆合一道理宜通上章細玩之體用一原○一

友問察見天理恐言於初學難爲下手衝答曰夫子之設科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天理二字是就人所元有者指出以爲學者立的耳使人誠有志於此而日加體認之功便須有見若其不能見者不是志欠真切便是習心障蔽知是志欠真切只須責志知爲習心障蔽亦只責志卽習心便消而天理見矣○先生曰天理二字人人固有非由外鑠不爲堯存不爲桀亾故人皆可以爲堯舜途之人可以爲禹者同有此耳故途之人之心卽禹之心禹之心卽堯舜之心

總是一心更無二心蓋天地一而已矣記云人者天  
地之心也天地古今宇宙內只同此一個心豈有二  
乎初學之與聖人同此心同此一個天理雖欲強無  
之又不得有時見孺子入井見餓殍過宗廟到墟墓  
見君子與夫夜氣之息平旦之氣不知不覺萌動出  
來過他又過不得有時志不立習心蔽障又忽不見  
了此時節蓋心不存故也心若存時自爾見前唐人  
詩亦有理到處終日覓不得有時遷自來須要得其  
門所謂門者勿忘勿助之間便是中門也得此中門

不患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責志去習心是矣先  
須要求此中門。一友患天理難見衝對曰須於心  
目之間求之天理有何影形只是這些虛靈意思平  
鋪著在不容你增得一毫減得他一毫輕一毫不得  
重一毫亦不得前一步不得却一步亦不得須是自  
家理會先生曰看得儘好不增不減不輕不重不前  
不却便是中正心中正時天理自見難見者在於心  
上功夫未中正也但謂天理有何形影是矣又謂只  
是這些虛靈意思平鋪著在恐便有以心爲天理之

患以知覺爲性之病不可不仔細察釋氏以心之知覺爲性故云蠢動含靈莫非佛性而不知心之生理乃性也平鋪二字無病○乎先問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敬也所謂必有事焉者也勿忘勿助是調停平等之法敬之方也譬之內丹焉不覩不聞其丹也戒慎恐懼以火養丹也勿助勿忘所謂文武火候然否先生曰此段看得極好須要知所謂其所不覩其所不聞者何物事此卽道家所認真種子也故其詩云鼎內若無真種子如將水火煮空鐺試看吾儒真種



子安在尋得見時便好下文武火也勉之勉之。衝  
嘗與仲木伯載言學因指雞母爲喻云雞母抱卵時  
全體精神都只在這幾卵上到得精神用足後自化  
出許多雞雛來吾人於天地間萬事萬化都只根源  
此心精神之運用何如耳呂陸以爲然一友云說雞  
母精神都在卵上恐猶爲兩事也此又能補衝言所  
不逮者先生曰雞卵之譬一切用功正要如此接續  
許大文王只是緝熙敬止雞抱卵少間斷則這卵便  
斃了然必這卵元有種子方可若無種的卵將來抱

抱之雖勤亦暎了學者須識種子方不枉了工夫何謂種子卽吾此心中這一點生理便是靈骨子也今人動不動只說涵養若不知此生理徒涵養個甚物釋氏爲不識此種子故以理爲障要空要滅又焉得變化人若不信聖可爲請看無種子雞卵如何抱得成雛子皮毛骨血形體全具出殼來都是一團仁意可以人而不加鳥乎精神在卵內不在抱之者或人之言亦不可廢也明道先生言學者須先識仁○衝問儒釋之辨先生曰子可謂切問矣孟子之學知言

養氣首欲知誠淫邪遜之害心蓋此事第一步生死  
路頭也往年曾與一友辨此渠云天理二字不是校  
仙勘佛得來吾自此遂不復講吾意謂天理正要在  
此岐路上辨辨了便可泰然行去不至差毫釐而謬  
千里也儒者在察天理佛者反以天理爲障聖人之  
學至大至公釋者之學至私至小大小公私足以辨  
之矣昨潘稽勳石武選亦嘗問此吾應之曰聖人以  
天地萬物爲體卽以身當天地萬物看何等廓然大  
公焉得一毫私意凡私皆從一身上起念聖人自無

此以是無意必固我之私若佛者務去六根六塵根塵指耳目口鼻等爲言然皆天之所以與我不能無者而務去之卽已一身亦奈何不得不免有意必固我之私猶強謂之無我耳何等私小二子聞言卽悟歎今日乃知如此先正未嘗言到○或問學貴煎銷習心心之習也非固有也形而後有者也外鑠而中受之也如秦人之悍也楚人之詐也心之習於風氣者也處富而鄙吝與處約而好侈靡者心之習於居養者也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煎銷也者煉金之

名也金之精也有汚於鉛者有汚於銅者有汚於糞  
土之侵蝕者非鍊之不可去也故金必百鍊而後精  
心必百鍊而後明先生曰此說得之認得本體便知  
習心習心去而本體完全矣不是將本體來換了習  
心本體元自在習心蔽之故若不見耳不然見赤子  
入井便如何膨發出來故煎銷習心便是體認天理  
功夫到見得天理時習心便退聽如煎銷鉛銅便是  
鍊金然必須就鑪錘乃得鍊之之功今之外事以求  
靜者如置金於密室不就鑪錘雖千萬年也只依舊

是頑雜的金。○衝問未發之中唯聖人可說得若是聖人而下都是致和底工夫然所謂和者不戾於中之謂乃是就情上體貼此中出來中立而和生也到得中常在時雖併謂之致中和亦可也然否先生曰道通所謂情上體貼此中出來一句與中立而和生皆是其餘未精致中和乃修道立教之功用道至中和極矣更又何致耶若以未發之中爲聖人分上致和工夫爲聖人而下學者分上則又欠明了所不睹不聞卽未發之中也道之體也學者須先察識此體

而戒慎恐懼以養之所謂養其中也中立而和生焉  
若謂自然而中則惟聖可能也若功夫則正是學者  
本源緊要處動以養其靜道通徒見戒慎恐懼字以  
爲致和耳○或問認思慮凝靜時爲天理爲無我爲  
天地萬物一體爲鳶飛魚躍爲沔潑潑地自以爲灑  
然者因言遇動輒不同何也衝應之曰譬之行舟若  
這個舟風平浪靜時或將就行得若遇狂風逆浪便  
去不得也要去須得柁柄在手故學莫先於立主宰  
若無主宰便能胸中無他閑思雜想亦只討得個清

虛一大氣象安得爲天理安可便說鳶飛魚躍程明  
道先生嘗言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與必有事焉而勿  
正意同昔聰明如文公直到晚年纔認得明道此意  
未知道必有事焉是何事先生曰天理亦不難見亦  
不易見要須切已實用必有事焉而勿正功夫乃可  
真見都是鳶飛魚躍不然亦只是說也又問曰衝切  
謂初學之士還須令靜坐息思慮漸教以立志體認  
天理煎銷習心及漸令事上磨鍊衝嘗時歷以此接  
引人多見其益動靜固宜合一用工但靜中爲力較



易蓋人資質不同及其功用純雜亦異須是因才成  
就隨時點化不可拘執一方也然雖千方百計總是  
引歸天理上來此則不可易正猶母雞抱卵須是我  
底精神合併他底精神一例用方得如何先生曰靜  
坐程門有此傳授伊川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然此  
不是常理日往月來一寒一暑都是自然常理流行  
豈分動靜難易若不察見天理隨他入關入定三年  
九年與天理何干若見得天理則耕田鑿井百官萬  
物金革百萬之衆也只是自然天理流行孔門之教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黃門毛式之云此是隨處體認天理甚看得好無事時不得不居處恭卽是靜坐也執事與人時如何只要靜坐使此教大行則天下皆靜坐如之何其可也明道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及其接人渾是一團和氣何等自然○昨日孚先以長至在邇作飯會席間思講復其見天地之心衝謂諸友云人心本自坦坦平平卽所謂天地之心不待復而後見也聖人見人多迷而不復恐其滅絕天理不得已又就其復處指點出來欲令人便循著擴充將

去也吾輩若能守得平坦之心常在卽不消言復只怕無端又生出別念來耳故顏子克己只是不容他軀殼上起念諸友以爲然如何先生曰冬至一陽初動所爲來復時也天地之心何時不在特於初動時見耳人心一念萌動卽是初心無有不善如孟子乍見孺子將入於井便有怵惕惻隱之心乍見處亦是初心復時也人之良心何嘗不在特於初動時見耳若到納交要譽惡其聲時便不是本來初心了故孟子欲人就於初動處擴充涵養以保四海若識得此

一點初心真心便是天理由此平平坦坦持養將去  
可也若夫不消言復一語恐未是初學者事雖顏子  
亦未知此道顏子猶不遠復毋高論要力行實地有  
益耳○潘稽勳講天理須在體認上求見舍體認何  
由得見天理也衝對曰然天理固亦常常發見但人  
心逐外去了便不見所以要體認纔體認使心存心  
存便見天理故曰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又曰復其見  
天地之心體認是反躬而復也天地之心卽我之心  
生生不已更無一毫私意叅雜其間此便是無我便

見於天地萬物其是一體何等廣大高明認得這個  
意思常見在而乾乾不息以存之這纔是欄柄在手  
所謂其幾在我也到那時恰所謂開闔從方便乾坤  
在此間也宇宙內事千變萬化總根源於此其妙殆  
有不可言也然只是一個熟如何先生曰此節所問  
所答皆是然要用功實見得方有益中間云纔體認  
便心存心存便見天理不若心存得其中正時便見  
天理也如此體認工夫尤更直截其後云云待見天  
理後便見得親切也○陳子才問先生常言見得天

理方見得人欲如何衝謂纔體認便見得天理亦便  
見得人欲蓋體認是天理萌動人心得主宰時也有  
主宰便見人欲文王緝熙只體認不已便接續光明  
去便容不得一毫人欲此便是敬止從此到至善只  
一條直路因竊自歎曰明見得只一條路在面前還  
只不肯走病果安在耶願賜鞭策先生曰文王緝熙  
敬止便是止至善便是體認天理工夫若見得時李  
延平所謂一毫私意亦退聽也豈不便見得人欲乎  
若人之酒醒便知是醉也若謂明見得這條路在前

面如何不肯走或是未曾上路也又何遲迴顧慮無  
乃見之未明或有病根如憂貧之類在內爲累故耶  
若欲見之明行之果須是把習心打破兩層三層乃  
可向往也○一友語經指曰須無事時敬以直內馮  
有事方能義以方外經指曰恐分不得有事無事聖  
人心事內直則外方學者恐義以方外事亦是做  
敬以直內工夫與修辭立誠亦是做忠信進德工夫  
纔見得心事合一也老先生隨處體認天理之訓盡  
此二句之意更見打透明白不知是否先生曰隨處

體認天理兼此二句包了便是合內外之道敬以包乎義義以存乎敬分明不是兩事先儒未曾說破子一向合看如此見得遺書中謂釋氏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無有爲決非程子語也吾子看到此難得。一友問明道先生言天理二字却自家體貼出來今見朋友中開口便說天理某却疑先生教人要察見天理者亦是人自家體貼乎此耳非謂必欲人圖寫個天理與人看也如何衝對曰誠然誠然天理何嘗有定形只是個未發之中中亦何嘗有定體



人但常以心求中正爲主意隨時隨事體認斟酌調  
習此心常合於中正此便是隨處皆天理也康誥所  
謂作稽中德亦是如此求也自求見也自見得也自  
得他人不能與其力便是見得亦不能圖寫與人看  
雖然說工夫處却不能曉得人也未知是否先生曰  
天理只是自家體認說便不濟事然天理亦從何處  
說得可說者路頭耳若連路頭也不說便如何去體  
認其全不說者恐是未曾加體認工夫如未曾行上  
路的人更無疑問也所云心求中正便是天理良是

然亦須達得天理乃可中正而不達天理者有之矣  
釋氏應所無住而生其心是也何曾達得天理。若  
愚問中庸尊德性道問學一章朱子以存心致知言  
之而未及力行者厥義維何幸夫子教之先生曰後  
世儒者認行字別了皆以施爲班布者爲行殊不知  
行在一念之間耳自一念之存存以至於事爲之施  
布皆行也且事爲施布豈非一念爲之乎所謂存心  
卽行也。若愚問天理心之主也人欲心之賊也一  
心之微衆欲交攻日侵月蝕賊漸內據主反退聽且

畫所爲時或發見殆一杯水於輿薪之火耳如弗勝  
何今欲反其故復其真王者王之賊者賊之加之何  
其用力也先生曰這個天理真主未嘗亾特爲賊所  
蔽惑耳觀其時或發見可知矣體認天理則真主常  
在而賊自退聽不是外邊旋尋討主入室來又不是  
逐出賊使主可復也只頃刻一念正卽主翁便惺便  
不爲賊惑耳二者常相爲消長○問劉子曰民受天  
地之中以生性之所以立也子思曰中者天下之大  
本用之所以行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學者從事於

勿助勿忘之間而有得夫無聲無臭之旨則日用應酬莫非此中發見流行之妙不啻執規矩以爲方圓蓋曲當也然堯舜允執之中孟子無權之中似就事物上說故後世有求中於外者不知危微精一皆心上功夫而權之一字又人心斟酌運量之妙以中乎不中者則旣已反其本矣舍此不講而徒於事物上每每尋個恰好底道理雖其行之無過不及而固已人於義外之說恐終亦不免於執一而已矣臆見如此未知何故先生曰聖人之學皆是心學所謂心者

非偏指腔子裏方寸內與事爲對者也無事而非心也堯舜允執厥中非獨以事言乃心事合一允執云者昭合於心與心爲一非執之於外也所謂權者亦心也廉伯所云斟酌運量之本是也若能於事物上察見自然天理平時涵養由中而出卽由仁義行之學何有不可若平時無存養功夫只到事來面前纔思尋討道理卽是行仁義必信必果之學卽是義外卽是義襲而取之者也誠僞王伯之分正在於此○敢問中庸不覩不聞與詩無聲無臭之旨何以異天

理本無形聲可以攬議但只恁地看恐墮於無若於無中想出一個不覩不聞景象則亦滯於有矣無卽佛氏之所謂空有卽其所謂相也二者皆非也然則不無而無不有而有其心之本體乎其在勿助勿忘之間乎近來見得如是幸夫子明以教我先生曰此事正要理會廉伯能以疑問知是善理會矣在人爲不覩不聞在天爲無聲無臭其實一也如舊說不覩不聞無聲無臭却墮於虛無而不自知矣然於不覩不聞而必曰其所是有實體也於無聲無臭而必曰

上天之載，是有實迹也。何墮於無，這個不覩不聞之實體，程子所謂亦無有處有，亦無無處無，乃心之本體，不落有無者也。須於勿忘勿助之間見之，要善體認。吾於中庸測難，已說破，惟諸君於心得中正時，識取本體自然見前，何容想象。○奉謂孟子所謂持其志，毋暴其氣者，亦無本末之分，不過欲人存中以應外，制外以養中耳。使知合觀並用之功也。公孫丑疑而問者，未達乎此而已矣。先生曰：志氣不是兩物，志卽氣之精靈處，志之所至，氣亦至焉。故持志卽無暴。

氣都一齊管攝如志欲手持則持志欲足行則行豈  
不內外一致存中應外固是制外之心非由中乎不  
必分內外。○清問昨日坐中一友言夜睡不著老先  
生謂其未曾體認天理故睡不著清因舉蔡季通先  
睡心後睡眼文公以爲古今未發之妙言之老先生  
不以爲然者豈以其岐心目爲二理耶先生曰吾意  
不以爲然者非以岐心目爲一理也只先著一個睡  
字便是安排事事亦復如是所謂體認天理者亦非  
想想象亦便是安排心中無事天理自見無事便



自睡得著何意何必○毛式之曰來功夫儘切身衝  
家居全得此友往來商榷耳但渠銖較寸量念頭尙  
未肯放下多病精神不足可惜也願先生療以一言  
渠若見得完全却會守得牢固先生曰毛君素篤信  
吾學隨處體認天理此吾之中和湯也服得時卽百  
病之邪自然立地退聽常常服之則百病不生而滿  
身氣體中和矣何待手勞脚攘銖較寸量乎此心天  
理譬之衡尺衡尺不動而銖銖寸寸自分自付而衡  
尺不與焉所以無爲而天下治者此也此劑中

和湯自堯舜以來治病皆同、天理在心、不在事、心兼乎事也。○朱鵬問道通云、隨處體認天理、卽孔門博約一貫之義者、然則博學於文、約之以禮、須合作一句看、始明請示其的。先生曰、隨處體認天理、與博約一貫同、皆本於精一執中之傳、博文約禮、還是二句、然則一段工夫、一齊並用、豈不是同一體認天理。○先生嘗言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此便是良知、亦便是天理、衝竊以爲是非之心、其在人也、雖私欲亦蒙蔽他、不得譬諸做强盜人、若說他是強盜、他便知怒、又

如做官人要錢底渠亦怕人知覺及見人說某官何等清廉渠亦知敬而自愧可見他本心自是明白雖其貪利之心亦蔽他不得此正是他天理之心未嘗泯滅處學者能常常體察于此依著自己是非之心知得真切處存養擴充將去此便是致良知亦便是隨處體認天理也然而外間多言先生不欲學者之言良知者豈慮其體察未熟將誤認於理欲之間遂以爲真知也耶先生曰如此看得好吾於大學小人閒居章測難備言此意小人至爲不善見君子卽知

掩不善又知著其善又知自愧忤人視已如見肺肝  
又如賊盜至爲不道使其乍見孺子將入井卽有怵  
惕惻隱之心豈不是良知良知二字自孟子發之豈  
不欲學者言之但學者往往徒以爲言又言得別了  
皆說心知是非皆良知知得是便行到底知得非便  
去到底如此是致恐師心自用還須學問思辨篤行  
乃爲善致○老先生儒佛之辨明矣衝竊以爲論佛  
氏曰當先根究其初心不合從軀殼起念且緩責其  
苦根塵絕倫理之臯蓋由其舉足之差遂使其謬至

此極也。故衝每與朋儕言學，須先探訊其志。然後與論工夫。若其志不正，雖與講得極親切，只是替他培壅得私已的心，反幫助潤飾得他病痛。後來縱欲敗度，傷殘倫理，或反有甚於佛氏者。孔子於門人往往誘其言志。孟子欲人察於善利之間者，殆爲是耳。故自學教人，皆宜先正其志。何如先生曰：佛氏初心，軀殼起念，卽是苦根塵絕倫理之辜。是同條其貫事。然問辜者，先須按其實迹，臧證乃可誅之也。今只誅其軀殼起念，則彼又有無諸相之說，必不肯服從事聖。

人之書者亦有縱欲敗度傷殘倫理然不可謂之儒  
聖人必不取之而佛者之教正欲人人絕滅倫理如  
水火之不相同子比而同之且抑揚之間詞氣過矣  
正志之說甚好○衢問先生教人體認天理衢只於  
無事時常明諸心看認天理萬物一體之義至有事  
時只就此心上體會體會便應去求個是便了不識  
然否先生曰吾所謂天理者體認於心卽心學也有  
事無事原是此心無事時萬物一體有事時物各付  
物皆是天理充塞流行其實無一事○經摺向前領

師尊教每令察見天理。拈苦天理難見。正坐失於空中。摸索耳。近就實地尋求。始覺日用間一動一止。一事一物無非這個道理。分明有見。但猶有一等意思牽滯。未肯真實認他做主耳。非難見也。竊以人生天地間。與禽獸異也。人得天地之中耳。中乃人之生理也。卽命根也。卽天理也。不可頃刻間斷也。若不察見。則無所主宰。日用動作。忽入於過不及之地。而不自知矣。過與不及。卽邪惡之去。禽獸無幾矣。故千古聖賢授受。只一個中。不過全此天然生理耳。學者講學。

不過講求此中，求全此天然生理耳。入中之門曰，勿助勿忘中法也。以中正之法，體中正之道，成中正之教也。體認天理，卽體認中也。但中字虛，天理字真切，令人可尋求耳。不知是否。先生曰：體認正要如此。真切若不用，勿忘勿助之規，是無也。○經指與一友論擴充之道，經指以擴充非待發見之後，一端求充一端也。只終日體認天理，卽此是敬。敬卽擴充之道，非敬之外，又有擴充功夫也。所謂操存涵養，體認擴充之，只是一事。如戒懼慎獨，以養中，中立而自發，無



往而非仁義禮智之發見矣。孟子曰：苟能充之，足以  
係四海。重在足字，非必係四海而後爲充也。只是求  
復吾廣大高明之本體耳。不知是否。先生曰：今之所  
謂致良知者，待知得這一是非，便致將去。此所謂待  
發見之後，一端求充一端也。只一隨處體認天理，擴  
充到盡處，卽是係四海。卽是廣大高明之本體。○津  
問：鳶飛魚躍，活潑潑地，學者用功，固不可不識得此  
體。若一向爲此意擔閣，而不用參前倚衡的功夫，終  
無實地受用。須是見鳶飛魚躍的意思，而用參前倚

衡的工夫雖用參前倚衡的工夫，而鳶飛魚躍之意自在，非是一邊做參前倚衡的工夫，一邊見鳶飛魚躍的意思，乃是一併交下。惟程明道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人力。最盡先生曰：鳶飛魚躍與參前倚衡，同一活潑潑地，皆察見天理。工夫識得此意而涵養之，則日進日新，何擔閣之云。不可分爲二也。所舉明道必有事焉，勿正，勿忘，勿助長，元無絲毫人力之說，最好。勿正，勿忘，勿助，中間未嘗致絲毫人力，乃必有事焉之工夫的當處。朱傳節

度二字最好當此時節所謂參前倚衡所謂鳶飛魚躍之體自見矣。○先生曰陽明謂勿忘勿助之說爲懸虛而不知此乃所有事之的也舍此則所有事無的當工夫而所事者非所事矣。○子嘉問程子曰勿助勿忘之間乃是正當處正當處卽天理也故參前倚衡與所立卓爾皆見此而已必見此而後可以語道或以勿助勿忘之間乃虛見也須見天地萬物一體而後爲實見審如是則天地萬物一體與天理異矣人惟不能調習此心使歸正當是以情流私勝常

自扞格不能體天理萬物而一之若能於勿助勿忘之間真有所見則物我同體在是矣或於此分虛實者獨何與故圖說曰性者天地萬物一體者也心也者體天地萬物而不遺舍勿助勿忘之間何容力乎伏惟明示以決所疑先生曰惟求必有事焉而以勿助勿忘爲虛陽明近有此說見於與聶文蔚待御之書而不知勿正勿忘勿助乃所有事之工夫也求方圓者必於規矩舍規矩則無方圓舍勿忘勿助則無所有事而天理滅矣下文無若宋人然非徒無益而

又害之可見也不意此公聰明未知此要妙未見此  
光景不能無遺憾可惜可惜勿忘勿助之間與物同  
體之理見矣至虛至實須自見得○子嘉問克已復  
禮一功也已克而禮自復禮復而後已可言克矣蓋  
一心之中理欲不容並立也或者專言克已必已私  
克盡而後禮可復則程子生東滅西之語何謂乎若  
謂初學之士習心已久不免已私之多故先言克已  
以覽之卽先正所謂非全放下終難湊泊之謂也以  
此爲講學始終之要恐非中正也殊不知言復禮則

克已在其中言克已則復禮不外矣若得其要於勿助勿忘之間雖言克已亦可也若不得其要不知所克者何物縱云克已亦不過把持而已焉能盡克而不生乎若謂顏子之功尙亦如此况其他乎蓋顏子之姿生知之亞故已一克而卽去不萌所謂不貳過是也非若後世一一而克之之謂也或以爲存天理無所捉摸不若克已之爲切是蓋未得其功於勿助勿忘之間者也若果能有見於勿助勿忘之間則已私又何容乎嘉以爲旣真有所見復於受病深者而

克之則曰漸月磨已不知而自克也嘉之所見或亦偏墮而不知伏惟詳示先生曰克已復禮固不是二事然所謂克已者非謂半上半下也去之盡乃謂之克也已私纔盡天禮立復若其不繼又復如初惟隨處體認天理最要緊能如是則克復在其中矣謂體認天理不如克已者蓋未知此且克已惟以告顏子而不以告仲弓諸人蓋非人人所能也今人只說克已耳又何曾克來若待到知是已私時其機已往又安能克惟是祇悔耳○子嘉問隱顯無間動靜一功

子所雅言也。或者不求立其本體而專磨煉於事，遂  
詆靜坐者爲非。夫靜坐而不求諸人事，而後可以言  
偏矣。若專用力於事而不求見本體，則與靜坐之弊  
均矣。又何謂彼耶？不知所謂磨煉者，又何物耶？况所  
謂隨處體認天理，非專於事也。體認也者，知行並進  
之謂也。識得此天理，隨時隨處皆知行並進乎？此天  
理也。若曰隨事則偏於事，而非中正矣。毫釐千里之  
差，所係不細。伏惟垂教。先生曰：體認天理而云隨處  
則動靜心事皆盡之矣。若云隨事恐有逐外之病也。



孔子所謂居處恭乃無事靜坐時體認也所謂執事敬與人忠乃有事動靜一致時體認也體認之功貫通動靜隱顯只是一段工夫。○問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夫動靜一也而爲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則動靜各自爲一物矣謂常體不易者爲靜妙用不息者爲動則所謂靜極復動動極復靜者不可通矣夫所謂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者其以天地之形體言之乎抑以其性情言之乎

以其形體言之則天主動地主靜動靜分矣以其性情言之則所謂陽變陰合而生金木水火土者又何謂也願示先生曰觀天地間只是一氣只是一理豈常有動靜陰陽二物相對蓋一物而兩名者也夫道一而已矣其一動一靜分陰分陽者蓋以其消長迭運言之以其消故謂之靜謂之陰以其長故謂之動謂之陽亘古亘今宇宙內只此消長觀四時之運與入一身之氣可知何曾有兩物來古今宇宙只是一理生生不息故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見之者謂之

見道○問白沙先生有語云靜坐久之然後吾心之體隱顯呈露常若有物觀此則顏之卓爾孟之躍如蓋皆真有所見而非徒爲形容之辭矣但先生以靜坐爲言而今以隨處體認爲教不知行者之到家果孰先而孰後乎明道先生曰天理二字是某體貼出來是其本心之體亦隱然呈露矣而十二年之後復有獵心之萌何也意者體貼出來之時方是尋得入頭去處譬如仙家之說雖是見得元關一竅更有許多火候溫養工夫非止謂畧窺得這個景象使可以

一了百了也如何如何先生曰虛見與實見不同靜坐久隱然見吾心之體者蓋先生爲初學言之其實何有動靜之間心熟後雖終日酬酢萬變朝廷百官萬象金革百萬之衆造次顛沛而吾心之本體澄然無一物何往而不呈露耶蓋不待靜坐而後見也顏子之瞻前忽後乃是窺見景象虛見也至於博約之功既竭其才之後其卓爾者乃實見也隨處體認天理自初學以上皆然不分先後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卽隨處體認之功連靜坐亦在內矣○問無在無

不在只此五字循而行之便有無窮難言之妙白沙  
先生所謂高明之至無物不覆反求諸身不在於人  
欲也無不在者無不在於天理也羣竊謂此五字當  
渾全以會其意不當分析以求其義分析則支離矣  
既有學問思辨之功意不向別處走不必屑屑於天  
理人欲之分析也此緊關終身受用之地更願發揮  
歸與同志者共之先生曰此段看得好五字不可分  
看如勿助勿念四字一般皆說一時事當此時天理  
見矣常常如此恒久不息所以存之也白沙先生所

謂欄柄在手者如此此乃聖學千古要訣近乃聞不用勿助勿忘之說將孰見之孰存之乎是無欄柄頭腦學者不可不知○問神易無方體學者用無在無不在之工夫當內外動靜渾然之兩忘也蓋工夫偏於靜則在於靜矣工夫偏於動則在於動矣工夫偏於內則在於內矣工夫偏於外則在於外矣非所謂無在無不在也非所謂無不體也非所謂活潑潑地也切料如此不知其果然否乎先生曰神易最可玩此當以意會不可以言盡也當知易是甚神又是甚

皆是勿忘勿助無在無不在之間見之何內外動靜之分會得時便活潑潑地○問天地之心動而無動靜而無靜之妙貫晝夜寒暑古今而無不然也而此獨以亥子爲然者必有說矣願聞所謂亥子中間者先生曰動靜之間卽所謂幾也顏子知幾正在此一著○道通復問惟意必固我故不能貫通心事合一氣養否先生曰惟不於心事合一持養心地不能灑然而物來順應則每事擬議商量憧憧憤憤便是意必固我○先生曰先師白沙先生與子題小圓圖屏

詩有云至虛元受道又語子云虛實二字可往來看  
虛中有實實中有虛子謂太虛中都是實理充塞流  
行只是虛實同原○先生曰戊子歲除召各部同志  
諸君飲於新泉共論大道飲畢言曰諸君知忠信爲  
聖道之至乎學者徒大言誇人而無實德無忠信故  
也故主忠信忠信所以進德直上達天德以造至誠  
之道忠信之外無餘事矣旣而語羅民止周克道程  
子京曰忠信者體認天理之功盡在是矣中心爲忠  
心中故實是謂之信心之不實全是不中不正之心



爲之問如何中心曰勿忘勿助之間則心中矣○孟  
津問心之本體莫非天理學者終日終身用功只是  
要循著天理求復本體而已本體何分於動靜乎明  
道云須看喜怒哀樂未發前作何氣象延平之教默  
坐澄心體認天理象山誨學者曰須在人情事變上  
用功夫喜怒哀樂情也亦事也已發者也一則欲求  
諸已發一則欲看諸未發何與竊意三先生之教一  
也明道爲學者未識得本體看未發之前氣象正欲  
體認本體也認得本體方好用功延平亦明道意也

象山恐學者未識於實地。用功卽墮於空虛。漉蕩。便有岐心事爲二之病。人情事變。乃日用有實地。可據處。卽此實地。以體認吾心本然之天理。卽人情事變。無不是天理。流行無不是未發前氣象矣。若不從實地體認出來。竊恐病痛未除。猶與本體二也。幸賜明教。先生曰。師云來問。亦看得好。三先生之言。各有所爲。而發合而觀之。合一用功。乃盡也。吾所謂體認者。非分已發未發。未分動靜。所謂隨處體認天理者。隨已發未發。隨動隨靜。蓋動靜皆吾心之本體。體用一

原故也如彼明鏡然其明瑩光照者其本體也其照物與不照物任物之來去而本體自若心之本體其於未發已發或動或靜亦若是而已矣若謂靜未發爲本體而外已發而動以爲言恐亦有岐而二之之弊也前人多坐此弊偏內偏外皆支離而非合內外之道矣吾心性圖備言此意幸深體之○先生曰至一至一個天理陽明常有此言殊不知無適之謂一若心至一個天理在內卽是物卽非一矣惟無一物乃是無適乃是至一這時節天理自見前矣觀此則

動容貌整思慮未便是敬乃所以生敬也○問由求亦要爲邦曾點要灑然爲樂其志曾不同者豈聖人以其事迹觀之顧有取於窮居樂善而不取於用世行志者耶但其間有大意存焉謂理之無在無不在也夫有點之樂奚必舍去國事適清閑之地浴沂詠歌而後樂之乎爲邦亦是曾點合當爲的使由求亦得點之意則何嫌於用世但三子見得一處點見得無處不是此理若是只認得彼處是樂亦猶夫三子之屑屑事爲矣而謂之見大意乎孔子仕止久速未

嘗留意孟子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是何物也可因與  
窺與點之意矣請問是否先生曰曾點正爲不曾見  
得無處不是此理意思故須求風浴詠歸始樂若見  
得則隨處體認天理流行則爲邦爲政何往而非風  
浴之樂點雖樂優於三子然究竟言之過猶不及耳  
終是未能一貫若以此爲堯舜氣象則又認錯堯舜  
了也○問人心與天地萬物同一體是則然矣但學  
者用功只當於勿忘勿助上著方則自然見此心虛  
明之本體而天地萬物自爲一體耳故云立則見其

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曰古人見道分明  
曰已見大意曰見其大皆指見此心本體言之爾若  
爲學之始而遽云要見天地萬物爲一體則胸中添  
一天地萬物與所謂守一中字者不相遠矣是否先  
生曰吾意正如此勿忘勿助心之中正處這時節天  
理自見天地萬物一體之意自見若先要見是想像  
也王陽明遂每每欲矯勿忘勿助之說惑甚矣○問  
爲學之始雖不可遽云要見天地萬物一體然爲學  
之初亦不可不知天地萬物與吾一體蓋不知此體

則昧於頭腦矣。故程子曰：學者須先識仁體。先生亦嘗教孚先曰：鼎內若無真種子，却教水火煮空鐺。又曰：須默識一點生意，此乃知而存也。韋推官止見得程子所謂存久自明以下意思，乃存而知也。竊疑如此未知是否。先生曰：固是大頭腦。學者當務之急，然始終也。須於勿忘勿助處見。○先生曰：知崇而禮卑，中行之士也。行者中路也。以上便可到聖人地位。狂者有智崇而無禮卑，狷者有禮卑而無智崇。孔子思得狂狷，蓋欲因其一偏之善，抑揚進退之，狂狷交用。

則智崇禮罕、天地合德、便是中行、可踐迹而入聖人之室矣。○先生曰：楊慈湖豈是聖賢之學，乃真禪也。蓋學陸象山而又失之者也。聞王陽明謂慈湖遠過於象山，象山過高矣，又安可更過觀慈湖言人心精神是謂之聖，是以知覺爲道矣。如佛者以運水搬柴無非佛性，又蠢動含靈無非佛性，然則以佛爲聖可乎。○先生曰：聰明聖知乃達天德，故入道係乎聰明。然聰明亦有大小遠近深淺，故所見亦復如此。曾記張東海謂定性書動亦定，動亦是定，有何了期。王陽



明近謂勿忘勿助終不成事夫動靜皆定忘助皆無  
則本體自然合道成聖而天德王道備矣孔孟之後  
自明道之外誰能到此可知是未曾經歷二君亦號  
聰明亦止如此故人之聰明亦有限量○先生曰有  
以知覺之知爲道是未知所知者何事孟子言子將  
以斯道覺斯民則所覺者道也儒釋之分正在此○  
懷問體認天理最難天理只是吾心中正之體不屬  
有無不落方體纔欠一毫已便不是纔添一毫亦便  
不是須是義精仁熟此心洞然與之爲體方是隨處

體認天理或曰知勿忘勿助之間則見之竊謂勿忘勿助固是中規然而其間間不容髮又不是箇有硬格尺可量定的只這工夫何緣便得正當先生曰觀此可見吾契曾實心尋求來所以發此語天理在心求則得之夫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但求之自有方勿忘勿助是也千古惟有孟子發揮出來須不費絲毫人力欠一毫已便不是纔添一毫亦不是此語最是只不忘助時便添減不得天理自然見非有難易也何用硬格尺量耶孟子曰物皆然心爲甚吾心中

規何用權度

三十七

明儒學案卷三十七終

明儒學案卷三十八 甘泉二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夏鼎

熊育鑫

豫章後學

熊繩祖

熊育鏞

太僕呂巾石先生懷

徐兆瀾

周聯慶

呂懷字汝德號巾石廣信永豐人嘉靖壬辰進士自

庶吉士出為給事中復入春坊以南司業掌翰林院

事遷南太僕寺少卿致仕先生受學於甘泉以為天

理良知本同宗旨學者工夫無有著落枉自說同說

異就中指點出一通融樞要只在變化氣質故作心

統圖說以河圖之理明之一六同宗二七同道三八  
爲朋四九爲友各居一方五十在中如輪之有心屋  
之有脊兼統四方人之心是五十也陰陽合德兼統  
四端命曰人極至於氣質由身而有不能無偏猶水  
火木金各以偏氣相勝偏氣勝則心不能統之矣皆  
因心同形異是生等差故學者求端於天不爲氣質  
所局矣先生之論極爲切實可以盡橫渠之蘊然尙  
有說夫氣之流行不能無過不及故人之所稟不能  
無偏氣質雖偏而中正者未嘗不在也猶天之寒暑

雖過不及而盈虛消息卒歸於太和以此証氣質之善無待於變化管理不能離氣以爲理心不能離身以爲心若氣質必待變化是心亦須變化也今日心之本來無病由身之氣質而病則身與心判然爲二物矣孟子言陷溺其心者爲歲未聞氣質之陷溺其心也蓋橫渠之失渾氣質於性先生之失離性於氣質總由看習不清楚耳先生所著有律呂古義厯考廟議諸書

賦由

思蓋辭來

矣孟子言則賦其分皆

自出其之泉質而

必於變外其亦

善雖於外變出而不

繼既不知而



巾石論學語

竊謂天道流行命也與心俱生性也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實一本耳前後五者皆性於已而命於天世之人但知以前五者爲人性而不知節之以天理以後五者爲天命而不知求之於人心故孟子謂聲色臭味安佚之欲與心俱生人之性也然有本之天理而不可易者君子固不謂由於人性恣然自肆而不思所以節之於理也仁義禮智天道之懿一理流行天之命也然有根於人心而不容僞者君子固不謂出

於天命而不思所以性之於已也。夫心卽理，理卽心。人心天理無非中者，然性本人心，而有不出於理者，是形氣之私，而非性之真。命出天理，而有不根於心者，是拘蔽之妄，而非命之至。性命合一，天人不間，知而行之，此孟子之所以亞聖也。答毛介川○氣之存亡間不容髮，一念之得則充塞天地，一念苟失卽墮落體。膚是故孟子論養氣必以集義爲事，此氣流行生生不息，是吾之本心也。義與心俱，何以待集，蓋忘助間之耳。忘助人也，勿忘勿助則義集，人欲泯而天理流。

行矣程子謂勿怠勿助與焉飛魚躍意同正謂是也

答曾廓齋

○此理此心流行天地然而識之隨處充足烟

花林鳥異態同情俛仰之間萬物一體不言而喻若

只恁地操持恐不免只是義襲工夫到底得聖門所

為難耳

同上

○不覩不聞即吾心本來中正之體無生

無弗生無存無弗存苟有絲毫人力便是意必固我

而生存之理息矣故君子戒謹恐懼常令惺惺便是

生存之法

答戚南

○天以生物為心生生不息命之所

以流行而不已也聚散隱顯莫非仁體性之所以與

心俱生也。循是出入，是實有不得已而然者。道之無  
內外無終始也。直立天地，貫始終，內外而一之者，人  
之所以爲仁也。毫髮與道不相入，便是不仁。便自不  
貫，便屬滅息。是故君子盡心知性知天，存心養性事  
天，皆所爲以道仁身。俟此命之流行也。答唐一菴○天命  
之中，無不包貫。此吾心本體也。此心同此理，同其爲  
包貫，亦無弗同。流行神理，豈有豐嗇厚薄哉。唯其流  
行而旣形焉，於是二氣分，五行判，交錯不齊，而理之  
神有不能盡然者矣。非其本體之神，有豐嗇厚薄也。

蓋陰陽五行適得其初則中中則心存心存則本體洞然而無所障蔽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其神固不改也陰陽稍偏皆屬障蔽偏陰知柔偏陽知剛其障淺薄者易化深長者難化及其化也淺薄者可盡而深長者雖功深力至欲其本體清明瑩然如初畢竟不能譬如濁水昏濶之極雖澄清之久畢竟不如泉流初出山下之體也謂繫於所稟神理之數不齊雖得理氣合而不分然不免墮於理氣混而無別之弊與

濶道

○心統鄙說正爲發明性善本於天理其言偏

仁偏義氣質等語、緣只事指點病根之所從來、蓋性  
統於心、本來無病、由有身、乃有氣質、有氣質、乃有病、  
有病、乃有修、是故格致誠正、所以修身、戒懼慎獨、所  
以修道、身修道立、則靜虛動直、天理得而至善存矣、  
非以氣質爲惡性、與性善待並出也、此○靜坐工夫  
正要天機流行、若是把定無念、卽此是念窒塞天機、  
竟添一障、且如平旦好惡、與人相近、與見孺子入井、  
有怵惕惻隱之心、盡屬動處、何曾把定無念、蓋一陰  
一陽、謂道繼善成性、乃是天則、合下是個聖人之資、

稟天地至中至和之氣、以生性道、流行止於至善、何動何靜、只爲吾人稟氣不免有偏勝去處、且晝紛紛、客氣浮動、念慮相仍、盡屬軀殼間、有良心透露去處、也、自混過旋復埋沒、故程子靜坐之說、正欲和靖於靜中、透露天機、庶幾指點下手工夫、方有著落、其說實自孟子夜氣四端發揮出來、雖然天德不可強見、須涵泳從容、不著一物、優而游之、厭而飫之、恍然而悟、悠然而得、方是實見此則、所謂莫見莫顯、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者、只此意流行不塞、便是王道、吾輩

但得此意常在、不令埋沒、即就日用感應正處識取、

亦得不必拘拘專任靜坐問耳、與楊朋石 ○古今天下人

才不相上下、譬如倉公之筭、藥食品類、與今天下之

鑿之筭、不甚相遠也、而其生人殺人之功、頓殊、察脉

診病、至方用藥、有當有不當耳、居今之時、治天下之

事、苟使盡當天下之才、挽回之勢、當必有可觀、未可

遂謂今天下盡無人也、與歐陽南野 ○不肖妄意、聖學嘗

從諸賢之教、作大公順應工夫、日用應酬、胷中頗覺

定靜、久久從容校勘、雖有一二偶合去處、然以揆之



聖賢之道以爲便只如此則盡未也因而不能自信  
反求其故又三十餘年始悟心同形異知愚賢不肖  
之所自生以氣質有蔽之心只持無念便作大公順  
應此其所以終身由之而不可以底於道也

答周  
都峰○

昔人謂安土敦仁天下一人而已蓋種種病痛都從  
自家軀殼上生試從天下一人上理會東西南北到  
處卽家進退窮通何往非我如此省却多少魔障

答  
趙

雪

○來論性無氣質知有聞見氣質不能累性良知

必籍聞見而後致愚不敢以爲然夫聞見者形氣之

所感發也。形氣不偏合下盡如聖人隨感而應。此雖  
紛華波蕩之中。猶自無聲無臭。上天之載。於是乎存。  
而何聞見之與。有若或氣質偏勝。則感應失中。此其  
軀殼物而不化之氣。暗著心體。所以往往自謂聲臭  
俱寂。而不知其閉目靜坐。猶自墮落。聞見學問思辨  
兀兀窮年。終日終身。只逐聞見上奔走。良知之致。又  
將焉藉哉。竊見古來聖賢求仁集義。戒懼慎獨。格致  
誠正。千言萬語。除却變化氣質。更無別勾當也。復黃損齋  
○易言直內方外。通書言靜虛動直。皆兼舉互言畢。

竟是有內有外有動有靜欲一之不能若固儻侗不  
分以爲一則言靜不必言動言內不必言外言動與  
外不必又言靜與內致一之功要有不在區區分上  
求同而有無隱顯通一無二乃必有道矣心也者陰  
陽五行之中也有無隱顯一以貫之理也孰非心者  
氣質偏駁則感應失中內外動靜不得其理而一之  
道病是故君子隨分致力直之方之虛之直之理得  
心存氣變質化無內外無動靜純一不二而學之能  
事畢矣然則存省之旨亦何病於致一哉世之學者

不責支離之病於氣質而求一於虛直直方之間迺  
責支離於內外動靜必求合併於分以致一此其所  
以言愈神而道愈遠功愈密而幾愈離也與黃滄溪○方  
今吾輩學問不可謂盡無豪傑之才真切之士出於  
其間只爲學術欠明往往一出門來便以見成聖人  
認在身上却不去實反之身心極深研幾以求自得  
是以自謂物來順應而不知已離大公之體自謂感  
而遂通而不知非復天下之故所以中庸卒章旣言  
學者立心爲已而必繼之以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

微之顯可與入德意可識矣

答謝顯

○近與一學者詩

云直須對境無差錯方是山中善讀書仲木究竟此

學有年方今嘗自視對境何如大學曰如保赤子心

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今之爲政者其當官未必盡

不如古人要之其清其慎其勤緣只是做官曷嘗有

保赤子之心在此所以雖極力繙把支持而卒不免

於敝也

答沈仲木

○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

此之謂民之父母只今吾子但有好惡念頭須從父

母心中流出方是實學

答趙敏行

○竊嘗以奕喻之羲畫

八卦是棋盤定局文王八卦又說出一個行路車是  
直行馬是日行象是田行之類周易六十四卦如對  
局下棋又說出一個棋勢變處是如此時要如此行  
是如彼時又要是如彼行雜卦傳却是發明周易卦  
變只是一個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道是故六十四  
卦者三十二卦闔闢之謂也有吉有凶有消有長有  
進而存有退而亡是故剛柔憂樂與求見雜起止盈  
衰之類種種不同而其爲一闔一闢一往一來無非  
道之變動夫子觀時察變其於易也思過半矣

○太極之極卽下文陽極生陰陰極生陽之極極處  
便是生處此陰陽親會之中所爲天地之心不動不  
靜之間是也故言易有太極陽爲陰根陰爲陽根一  
理流行生生不息是則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故言太  
極本無極也答葉德和○種種計較利害得失之私都向  
氣質上生德性用事百般病痛都消是故知者不惑  
仁者不憂勇者不懼直則直讓則讓只有面前一個  
道理曷嘗有個直之不可讓之不可道理在昔日太  
王避狄何曾生著一個讓之不可之心世守勿去何

須多著一個直之不可之心讓之不可直之不可畢  
竟是計較利害得失之私氣質所生也同上○古人無  
人不自得境界元不是一切丟放度外只求一快活  
便了其曰素位而行千緒萬端物各付物不知有多  
少條理在反身循理莫非天則流行之實活潑潑地  
有絲毫人力不得而與焉者此之謂自得這個境界  
若不由戒懼慎獨格致誠正上得來恁他說何活潑  
潑地若丟放得下便是強自排遣同上○天理良知本  
同宗旨誠得原因著脚則千蹊萬徑皆可入國徒狗



意見不惟二先生之說不能相通古人千門萬戶安  
所適從今卽使子良知天理之外更立一方亦得然  
無用如此故但就中指點出一通融樞要只在變化  
氣質學問不從這上著脚恁說格致說戒懼說求仁  
集義與夫致良知體認天理要之只是虛弄精神工  
夫都無著落同○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  
善也成之者性也天則也天則流行陰陽未有偏勝  
闔闢往來本自生生不息形聚質成軀殼氣生陰陽  
交駁志以氣行而天道或幾於息矣以故一旦軀殼

既敝積陰不化之氣不可反升於天依草附木爲鬼  
爲崇頓令此身飄流散落弗獲歸根復命與草木同  
朽腐而已矣天之生物使之一本父母全而生之子  
全而歸之繼善成性不以生存不以死亾生生化化  
通乎死生晝夜而知者歸根復命之謂也雖謂之不  
死可也釋氏說法度人宗旨不過以蘊空之說爲根  
本。聲音之道爲作用。不落鬼道爲法門。今所傳心經  
字母其本教也而其爲末法又不過窺見世俗積惡  
任氣死則物而不化鬱陰愴悽游魂如夢直以鐃鼓

聲音散之是驅之速於滅亾而已豈有所爲聖賢安  
身立命之道哉予昔爲太僕時直宿隸告以夜中有  
鬼投石隸舍終夜不息隸舍之西爲亭池空地直繞  
衙後予視之見有空房一直幽陰闃寂蓋人跡所不  
臨之地予問此何房有老隸密告以故予曰噫嘻積  
陰聚而不散以聲音散之當止乃令直夜敲擊柳鈴  
叫噪其中旬日之間鬼不復投石予豈嘗修齋念佛  
效法超度邪聲音散之已焉耳

答視介卿

○道心惟微上

天之載無聲無臭也聲臭皆屬氣質爲輕躁爲怠忽

粗率淨動百孔千瘡皆從此發危莫甚焉是故精者  
不粗之名一者不二之名不粗不二更無聲臭可言  
氣質變化而天載存矣執中之道也

答葉德微

○予年十

八九時切慕聖賢之學日涉踐徑旋開旋塞一日讀  
延平語錄教人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予竊嘗試之  
積日累月稍覺氣質漸次清明問學漸次得力是故  
喜怒哀樂未發豈真冥然無覺之謂也苟真冥然無  
覺則戒慎恐懼孰其尸之白沙曰戒慎恐懼閑邪存  
其誠而已是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誠之不可掩也

曲能有誠推而致之形著動變誠斯立焉至誠之德  
著於四方悠遠博厚高明而一本之道備矣是故不  
知反觀不可與語於閑存不知閑存不可與語於戒  
懼此吾儒存省思誠之學與異端枯寂蘊空毫釐千  
里之辨其曰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非可觀者幾何  
其不流而爲虛無之續也

李靜齋  
榮獎序

○一友曰日用應

事只從心之安處便是良知又一友曰予往於此心  
之不安處求而得之東廓曰良知者心之真知也天  
然自有之中也良知發於心之所安固也非其所安

之正而發也者非心之真也發於心之不安固也非其所以不安之正而發也者非心之真也皆病也氣質誘之也是故戒懼慎獨之慎從真學者只常常戒慎不離無分寂感一以貫之此其爲致良知而已矣

東廓先生文集序

○廣信婁一齋先生受業康齋之門歸與

其徒論學饒陽永豐潘夏二先生遊焉潘德夫方正嚴毅終日終身出入準繩規矩夏東巖則性度春和涵養純粹人以明道方之一日謁先生於家先生飲之其姪貞獻新釀秫酒請爲令先生時方督學山東

笑語懷曰某此去不能爲新奇酒令但循古套行酒  
期於浹洽不亦可乎先生兩楹對語有天人一處須  
由敬內外忘時始是仁之句先生指謂懷曰某平生  
問學只此二語是用功最得力處

東巖文集序

○聖人之

道在心心之道在天地天地之道見於陰陽陰陽之  
道著於易河圖之數易數也而天地聖人之道存焉  
是故易有太極太極者天地之心陰陽所始實無始  
也陰陽所終實無終也一理動靜兩儀肇分一二三  
四五水火木金土生焉六七八九十水火木金土成

焉生者爲動爲陽爲天成者爲靜爲陰爲地動陽之  
陽一二爲太陽陽之陰三四爲少陰靜陰之陰六七  
爲太陰陰之陽八九爲少陽中分二儀橫列四象一  
變一合八卦相盪天太陽之陽一水生象乾太陽之  
陰二火生象兌少陰之陽三木生象離少陰之陰四  
金生象震地太陰之陰六水成象坤太陰之陽七火  
成象艮少陽之陰八木成象坎少陽之陽九金成象  
巽天卦四地卦四一六同宗位北水二七同道位南  
火三八爲朋在東木四九爲友居西金陽極於五陰



極於十如輪之在心如屋之在脊合之有中分之無  
迹兼統四方有極無極土之所以成始成終太極之  
象也方其天道流行動而生陽一二三四陽動斯極  
太極生陰造化萬物陽變爲感應隨陰合洪纖高下  
各肖形色。六七八九四陰一氣地道終事。陰極陽至。  
天根動萌。精純粹美。是故心生形成萬物咸備少陽  
木之性仁太陽金之性義少陰火之性禮太陰水之  
性智信兼四德五性是具心統性情道根天地乾道  
爲性坤道爲情是故仁之端惻隱寬裕溫柔有容少

陽木之應也義之端羞惡發強剛毅有執太陽金之  
應也禮之端恭敬齊莊中正有敬少陰火之應也智  
之端是非文理密察有別太陰水之應也剛柔之中  
陰陽合德兼統四端命曰人極人極者心也是故知  
覺運動不足以盡心陰陽有統剛柔有中三極一本  
原始要終心之則也是故禽獸夷狄有知覺亦有運  
動生同大原成襲偏氣陰塞陽拘識心私已草木之  
無知識偏塞之極也人亦物也動靜變合周流復始  
陰剝陽生虛含萬理此其形合神存靈通知類也然

陽奇陰耦天清地濁湯以陰成天從地作游氣因依  
互有純駁純者聖駁者愚心同形異是生等差故木  
多偏仁金多偏義火多偏禮水多偏智陽多偏剛陰  
多偏柔多微者偏多甚者惡五性感動弗由於則人  
心妄天理塞此其所以去禽獸夷狄不遠也是故善  
學者恒求其端於天正心正此脩身脩此擇善擇此  
固執執此理得心存氣變質化行此四德徹上徹下  
無餘欠無假借天人同歸死生晝夜孟子言盡心知  
性知天存心養性事天修身立命至矣哉

心統圖說

世賦天符 仙養升天 天珍良命 至矣哉 仙

昔以天其 仙養升天 天珍良命 至矣哉 仙

仙令天賦 仙養升天 天珍良命 至矣哉 仙

仙論采之 仙養升天 天珍良命 至矣哉 仙

仙論子金 仙養升天 天珍良命 至矣哉 仙

仙論其如 仙養升天 天珍良命 至矣哉 仙

仙論存之 仙養升天 天珍良命 至矣哉 仙

侍郎何吉陽先生遷

何遷字益之號吉陽德安人嘉靖辛丑進士除戶部主事歷官至南刑部侍郎萬曆甲戌卒年七十四先生從學於甘泉京師靈濟之會久虛先生入倡同志復之先生之學以知止爲要止者此心感應之幾其明不假思而其則不可亂非止則退藏不密藏不密則真幾不生天則不見此與江右主靜歸寂之旨大略相同湛門多講研幾而先生以止爲幾更無走作也其疏通陽明之學謂舍言行而別求一心外功力



吉陽論學語

自釋氏出儒者襲之相率以虛爲知而卒無以體物  
弊亦久矣近代致知格物之學復明學者類知求諸  
應感之幾以順性命而成化育於是天聰明之蘊庶  
幾爲天下利而空寂窠臼若將推而易之由孟軻氏  
以來未有臻斯旨者蓋孔門遺意也此義旣明誦說  
漸廣世之學者乃或不能究其微而高明之士又益  
過之承接依稀之見自信當下侈然以爲流行而反  
之天則往往疎漏粗浮將使明明德於天下之學又

復一晦而彼空寂者流反將以其所獨至者掩之此  
豈致知格物本旨哉子嘗邈而求之道有本末學有  
先後大學教人以知止爲先而後定靜安慮由之知  
止而後能定靜安慮者致知以格物也定靜安慮而  
後能得者物格而後知至也是故知止之義雖高明  
之士有不能舍之以徑趨者甚哉聖人爲學者慮至  
深遠也止者此心應感之幾其明不假思而其則不  
可亂善而無善所謂至善也有所不止焉思以亂之  
非其本體也是故聖人亟指之而欲以其知及之信



其本無不止之體而究其有所不止之由卽應感之間察流行之至使所謂不思而明有則而不可亂者卓然見於澄汰廓清之餘而立於齋莊凝聚之地是則知止之義蓋致知格物者所必先而聖人之所爲亟指也由是而定靜安慮其爲消融長裕雖甚敦篤精密思以效與能之才而不可廢然非知止抑孰從而竭之蓋不知止則其思不一其思不一則其至不藏其至不藏則其幾不生其幾不生則其則不見如是而曰定靜安慮皆誣而已學焉而不得其旨其流

未有不至於漫焉以自誣者夫以梏亾反覆之體侈  
然於感應之間而欲責其當下流行之幾以充致知  
格物之量是索照於塵鑑而計溝澮之必江河也惡  
可得哉彼高明之士苟能反身而絜比之亦可自悟  
矣贈滄守  
胡子序○陽明之學要於心悟而取撰於致知將  
以探言行所本闢夫滯見聞而習度數者之非而究  
其知出於自然亦以信其所不息而擴其所必燭彼  
舍言行而別求一心與夫外功力而任本體皆非其  
旨也嗣後一傳百訛師心卽聖不假學力內馳見於

元漠而外迷失於躬行後生不察遂謂言行不必根  
心而聖人之學不足達於用由是繼之以畔夫良知  
曰致蓋必舉其靈晰圓神出於自然者恍然澄定於  
廓清凝聚之餘而日見其叅立於前而後養以長裕  
漸以銷融使其精微中庸皆將畢於竭才以幾渾合  
如是則所謂心悟者非百倍其功不可入而至於長  
裕銷融固未嘗忘所有事也此豈無假於學哉

龍岡  
摘稿

序○理一而分殊知先後者其庶乎知止始條理也  
立主宰以統流行非遺外也先立乎其大者爾定靜

安慮終條理也流行中精此主宰非離根也致其用  
焉爾龍侗似理一防檢似分殊遠矣哉然則奈何曰  
由知止焉精之而已矣○知者行之主行者知之用  
良知良能其體一也致知格物其功夫亦一也學者  
能使其明覺之幾歸於精實則知行一矣虛見非知  
也襲義非行也二之故也二之也離其體之謂也故  
立本以利其用君子務焉○成已卽能成物非推也  
傳有之有諸已而後求人無諸已而後非人奈何曰  
物有本末學有先後始也盡其性而物體焉所以道

之也既也察諸物而性盡焉所以齊之也齊而不道謂之無本霸術是已道而不齊謂之遺末二氏是已  
有始有卒聖學其幾矣乎。周一已之善仁歟贊一世之化知歟天地萬物有根竅焉往古來今有宗統焉君子中天下定四海仁知之事也乃所性則不與焉些子頭柄全其爲人之道而已故人也者天地之靈也萬物之命也往古之藏來今之準也知此謂之知學信此謂之信道。學必有見見不以默是神識也非性之明覺也學必有造造不以深是襲取也非

性之真養也學必有措措不以時是力魄也非性之動以天也性者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見而無見是爲真知造而無造是爲實詣措而無措是爲當幾故習以學者不離乎節槩名義勲庸藝文之間而不得夫節槩名義勲庸藝文之迹此於其質不已化而趨於中乎○居仁由義窮居卽大行也視達道何損焉成器而動大行卽窮居也視求志何加焉○夫學性情而已矣不怨不尤孔子所以學天也不遷不貳顏子所以學聖也○性天命也宏之存乎人不慮而知其

誰命之故不信天則學無從不竭人則道不致知天  
焉盡矣。人我立達天所爲也性其仁乎然立達不  
先近無可取譬能此乃謂求仁遺已急人非天所爲  
爾故求仁莫先反身。退藏於密神智出焉惟洗心  
得之乃見天則天則無本末然其主不藏則其幾不  
生退藏其至于洗心要矣。造詣涵養皆自見始忘  
見而修以身至之日虛日新不見其止造詣極矣涵  
養奚俟焉卽見爲守不可語悟以是爲涵養末矣。○  
生之謂性原無對待克伐怨欲之心卽惻隱羞惡之

心只從不慮出來則爲性從軀殼上起則爲妄顏子  
不絕妄念只妙悟此性性性生生則雖習心未淨自  
無住脚處如此乃能立本經綸知化育也務絕念并  
本來生機一齊滅熄遂使天地之化都無從發生安  
得爲仁

明儒學案卷三十八終



明儒學案卷三十九 甘泉三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夏鼎

熊育鑫

豫章後學

熊繩祖

熊育鏞

徐兆瀾

周聯慶

重刊

熊榮祖

蕭兆柄

郡守洪覺山先生坦

劉秉楨

李真實

洪坦字峻之號覺山徽之婺源人嘉靖壬辰進士以永康知縣入為御史轉温州知府閒佳歸凡四十六年而後卒年近九十先生為弟子時族叔熺從學文成歸而述所得先生頗致疑與精一博約之說不似其後執贄甘泉甘泉曰是可傳吾釣臺風月者丁未

秋偕同邑方瓊卒業東廣甘泉建二妙樓居之庚申  
甘泉約遊武夷先生至南安聞甘泉訃走其家哭之  
越兩月而歸先生謂體認天理是不離根之體認蓋  
以救師門隨處之失故其工夫全在幾上用幾有可  
見未幾則無見也以幾爲有無接續之交此卽不睹  
不聞爲未動念時獨爲初動念時之舊說也不知周  
子之所爲幾者動而未形有無之間以其湛然無物  
故謂之無以其炯然不昧故謂之有是以有無合言  
不以有無分言也。若自無而至有則仍是雜根之體

認矣先生調停王湛二家之學以隨處體認恐求理於善惡是非之端未免倚之於顯是矣以致良知似倚於微知以知此理以無心之知爲真知不原先天不順帝則致此空知何用夫知主無心所謂不學不慮天載也帝則也以此知爲不足恃將必求之學慮失却道心之微則倚之於顯者可謂得矣得無自相矛盾乎方壻字時素號明谷初從甘泉於南都甘泉卽令其爲諸生向導甘泉北上及歸家皆從之而往以學爲急遂不復仕

以野為檢發不與其京河名是建一海

而命其邑謂主內遷甘泉其土如龍宮

天賦首心之海

忽天應也帝明出以地

不酬帝眼海地空賦回出

奇然燦賦以賦地照以無

效善惡星共玄滿朱武命

國矣矣土師王指二宋之

覺山理學聞言

學者覺也夷惠謂之心安則可謂之悅則不可蓋悅  
重知不重行知通乎行故悅行亦悅也行局乎知則  
所知亦未免爲障耳白沙之見端倪於悅近之愛敬  
父母根也根孝弟是不離根發生處故生生之謂仁  
舍此便是無根之學仁義禮樂何實之有○君子去  
仁惡乎成名非成君子之名也古人名卽是實仁是  
體名是事安仁利仁是體處約處樂是事○萬殊一  
本是理理一分殊是功分殊卽在理一中有感應無

分合內外兼該是貫處蓋一則內外兼設也若云以  
一理貫萬事是二之矣。忠是體恕是用否曰不分  
體用皆於感應上見之體則無可言有一言而可以  
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行之卽忠也。天道無名而忠  
恕有路故曰違道不遠然於命脉則一爾居處恭執  
事敬與人忠心一也在居處爲恭在執事爲敬在與  
人爲忠日用只此三者中間更無空閒間斷便得仁  
體流通。下學上達至淡至簡豈人所可與知惟自  
知之惟天知之天知卽於自知中見之天人二途中

問更無別路去人所以還天人所不知者卽天知也  
○行不貫徹恐於事上著了脚故有礙子張問行子  
貢問行天子惟告以忠信與忠恕流通卽自無  
礙脚處○設無此身何意之有爲其有身也故人已  
形而好惡之意起焉是已與人流通之關鍵也通則  
格不通則不格通則格乎天地不通則否塞消亡知  
者察好惡而開意之金鑰也知則覺而軀殼忘矣故  
意有善惡知則惟有善而無惡知善知惡是知爲善  
去惡是格物如何曰知善知惡真知也卽真知一路

致之以通格乎物若添爲善去惡二字似又加一轉  
身致與格二矣。○慎獨誠意皆喜怒哀樂上消磨不  
落虛見。○戒慎不睹不聞須從大志願上未接物而  
本體自在已接物而本體自如不涉睹聞乃戒懼也  
能戒懼不睹不聞猛然一爐真火自然點雪不容。○  
喜怒皆天性流行少離體便是遷便是出位遷對止  
而言觀於未發之中不但是怒時忘怒觀理。○從人  
欲上起念便蹈危機從天理上起念便蹈安機機動  
之初自以爲細微可以僥倖無事故忽忽爲之遂至



於不可止不知害已在其中智者只觀理欲於毫芒而利害不與利害展轉則昏塞愈甚○言顧行行顧言顧不在言行而在體認天理一顧俱得○經綸大經其大不在功業而在此心心無私則日用細微皆大經也○無惡於志譬如日月著不得纖翳故能無聲無臭○志在幾先工夫則於幾時原非起念○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本體全功不分動靜○孟子不動心在集義有事上告子不動心在不動心上不得勿求是欲效廓然而實私也歸之內焉耳矣彼長我長

彼白我白是欲效順應而實逆也成之外焉耳矣是  
內便非外不得勿求便彼長彼白一病也○勿求於  
氣是持志而志與氣二故曰志一則動氣氣一動卽  
心動矣孟子之養氣是志至而氣與志一故曰持其  
志無暴其氣氣安卽心安矣蓋心志皆氣之所萃故  
不動氣者是不動心之要訣也○不得勿求似不動  
心而實病心似物各付物而實外物○志氣一舟也  
志至氣次是有舵之舟運用伸縮只見舟不見有舵  
氣一動志斯無舵矣志一動氣執舵而用之者非其

人也○其爲氣也配義與道於天地絪縕時觀之無  
理氣分合處○孔孟言敬言集義言精一博約皆是  
渾流片段工夫不是逐事逐時照管有時事者感應  
耳常寂常感○助者無根之謂集義工夫止於根上  
著力則雖奮迅勇果亦是生意震發稊謂之助不可  
○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此情字是繼之者善善字  
上來忽然之間真情發見卽繼之之意若施之事爲  
離幾已遠其情不可得而見矣○平且未與物接無  
好惡可見而何以曰與人相近只是其氣清明無所

好惡便是相近。○舍生取義以生與義並論是不得已。喚醒常人語若在賢者則真是生順死安論義理不論生死豈有身與義對者放者意也非心也求之者心也致知之事也故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以心使心非矣。○盡性無工夫工夫在盡心上。○吾人與萬物爲體身之精靈萬物之根也反身而誠天機流行發育萬物故樂仁體也。○行之著是生機露習之察是生機精到神處。○楊氏爲我人自爲人物自爲物牛自爲牛馬自爲馬而不以我與之是亦物各

付物而實出於意見故無情○子莫執中是事上求中事上豈然有中來嘗記呂涇野馬西田崔後渠過朝廷查案一曰下馬一曰虛位講論未定其一曰予一脚下馬一脚不下如何可知執中自是無此理○命之流行有剛柔純駁而生生之本未嘗不在故剛柔純駁可以言偏而不可以言惡○道無不在隨位而在三百八十四爻總是一個思不出其位故曰位當位不當古人身無間也○問定性曰率性之謂道率性而行便不消言定定亦率也非率而定雖定未

免有病○心不入細微還從聲色利名習見粗處蔽  
之○分殊在理一上流行如水各滿其器然○禁止  
矜持雖非善學然亦有可用之時與截瘡相似一截  
則元氣自復○天地之塞吾其體無欠缺處卽是塞  
知此則知帥矣不必更見有塞體段○風波不起本  
體和平自在○無知而無不知有無一體老子恃其  
所不知以爲知其知猶有著處蓋退以爲進也於寂  
體不似○變化氣質亦須有造命手從天命上轉透  
○思慮不定何故曰只爲心中有物在爾吾人居常

有思做盜者否以其無此念也須廓然坦然強把著  
不得○問視聽爲氣聰明爲性何如曰視聽氣也亦  
性也視聽之聰明氣之粹而性之正者也以視聽爲  
非性則形色天性非矣○思從意起則滯思從心體  
則通○萬物不能礙天之大萬事不能礙心之虛○  
人處大運中吉凶悔吝無一息暫停聖人只隨地去  
看道理亦無停息所行有滯礙處必思有以通之其  
智益明○若要撥開頭上路先須推倒面前牆面前  
何牆牆在吾心耳心不蔽則家國天下皆在吾格致

中矣。故物格意誠而心廣體胖。○朱子謂儒以理爲不生不滅。釋氏以神識爲不生不滅。天理因神識以發。儒豈能外神識以自存者。但我儒理與神識爲一物而釋之神識恐理爲之障耳。理豈爲障障之者意也。○體認天理是不離根之體認。○人只能一心一路如九河就道滔滔中行更無泛思雜念未應則此知渾然與物爲體既應則此知粲然物各付物若云意之所在謂之物似有無知無物之時其爲物不二與萬物載焉只是一物。○五行相資相濟一時具備



所以純粹中和而能爲四時之消息流行也有微著  
而無彼此有偏全而無欠缺若謂春夏秋冬各以一  
物自爲生克勝負謬矣蓋消息卽是生克也○變化  
氣質不如致良知之直截何如曰是當下頓悟之說  
也人之生質各有偏重如造形之器亦有志至而氣  
未從者譬之六月之冰安得一照而遽融之五十以  
學易可以無大過夫子亦且不敢如此說故其變化  
而至七十不踰矩○東郭嘗云古人惜陰一刻千金  
一年之間有許多金子既不賣人又不受用不知放

在何處只是花費無存可惜○婁一齋高冠佩劍所  
至傾仰至姑蘇桑悅來訪引僻書相難一齋未答悅  
曰老先生德性工夫有之道問學則未也一齋遂不  
與語○陽明嘗朗誦孟子終篇學者問之曰如今方  
會讀書一讀書去能回頭尹先生曰耳順心得如  
誦已言○吾人心地常使有餘裕地步常使有餘閒  
隨吾所性自然寬博有容平鋪自在事變之來是非  
亦可照察不可竭盡心力彼此俱迫迫窄窄無展布  
處○大事小視之則可以見大變事常視之則可以

處變若小而爲大常而爲變則不惟來叢脞之失而且有多事之害○人之聰明各有所從發之竅精於此或暗於彼故聖學專從全體上不在聰明陽明云果是調羹鼎鼐手段只將空手去應副鹽梅汁米之類不慮其不備也○聖人亦何嘗有過人的念慮有過人的事功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滿眼生意竹頭木屑皆家計也○被事占地步多只是心狹○至善無形何物可止不動於欲天則自如止水無波是也○不以軀殼起念卽一念天下歸仁○學者無天下

之志卽是無爲己之志。念從知轉則念正知從念轉則知忘。明道獵心原不成念故謂之過。吾人有過便連心撥動故謂之惡。此心流行之精而有條理可見者爲文威儀動作猶文之表末耳故惟精惟幾爲博文。先輩語言須虛心細玩不可輕忽置去。一擔黃連通喫了方說甜語。百姓與知何以謂之日用不知曰百姓之病無根之病百姓之善亦無根之善主宰未立學問未講故也。有起念處卽便有斷念時。感應是有物時見不是有物時起起則有

生滅若真知脫悟自然必照。日食之時以扇作圓圈承之其地影之圈亦隨日體盈虧以爲偏全可知。本體不足雖垂照廣徧終是偏也。自私者必用智。明道曰性靜者可以爲學性靜便近本體非惡動也。以公言仁不足以見仁體以惺與覺言仁不足以見仁之全體惟夫子以愛人言仁周子以愛言仁仁之實理自在不必更說是仁之用又添出一個心之德愛之理。心之虛處是性否曰惟真虛斯能與天地萬物同流虛卽性也然性無虛實。天地無心。

却有主宰、在牛生牛而不生馬、桃生桃而不生李、要亦天地生生變化、只有此數而已。○真知流行卽是知行並進。○幾乃生幾寂體之流行不已者、感而遂通妙在遂字、易之藏往知來、俱在此中、誠神幾也、生幾須存誠爲主。○工夫不難於有事無事而難於有無接續之交於中、蓋有訣竅焉、志在幾先、功在幾時。言志則不分有事無事而真機自貫、如大學所爲如好好色、如惡惡臭、皆真機也、善幾著察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顏子知幾先天之學、今之學

者止於意氣作爲上論。志不於天行乾乾主宰上論。志非志則幾不神。非志非幾而欲立未發之中於未應之先以爲應事主而應之者無心焉。非影響卽虛見所謂體天理者豈是事物上推求。豈是意念上展轉。只從生機上。時時照察。幾是則通體皆是。幾非則通體皆非。蓋幾者性情之流行通乎知行而無息者也。○學者每言無知知是虛靈開天闢地生生不死底物事窮神知化過此以往未之或知是到無聲臭無可言處。未至於此豈可便說無知。恐不免於信心。

妄用耳。○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類。天無偏而地氣有偏。然天至於生時。卽已入地氣矣。天氣須從未生時觀來。○人之過各於其黨。黨生於性之偏。豈惟食色。雖佛老楊墨。皆於吾人虛體仁義上偏重之。亦不是性外突來物事。無形安有影。○道在求自得。爾靜體渾融。虛通無間。原不在喧寂上。故有用博約。如有所立者。有用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者。各隨其姿稟。方便以入其言。靜以養動者。亦默坐澄心法也。不善用之。未免絕念滅性。枯寂強制之弊。故古來無此法門。



然則如之何道以自然爲至知其自然動不以我斯  
無事矣故學在知止不在求靜○慎獨是靜功是動  
功曰言靜言動又恐學者於動靜時便生起滅惟幾  
則無間一體故也○問致知有起處如何曰知無不  
在致之之功則在於幾時蓋幾有可見未幾則無見  
也夫其所可見卽其所未見者耳故致所見而其所  
未見者在矣動靜無有二體○氣質變化有要否曰  
枯槁之發生以陽氣質之變化以知知透而行至渣  
滓融矣故曰陽明勝則德性用乾道也如雞抱卵亦

然○人之才智聰慧不同莫亦繼善原初帶來否曰  
非也猶之生物然濃淡華素色色各別者地氣耳天  
無形地氣有形人之質稟軀殼地氣也故學求端於

天

論學書

精粗一理顯微無二故善學者從粗淺入細微不善  
學者從細微成議論實用功者從日用察鳶魚不實  
用功者從鳶魚成虛見此中正之道所以難也

答甘泉

○坦竊以爲戒懼事迹之功易而戒懼念慮之功難

戒懼念慮之功易而戒懼本體之功難夫戒懼乎本體者非志之主宰不能也此處果無隱處亦無懈時顧在人自作之耳近時謝惟仁有書論今人只於義理上論學不在合下工夫上論學只於學上論病痛不於已志真切上論病痛又竊以爲今之學者止於意氣作爲上論志不於天行乾乾主宰上論志所以終未有湊泊處

東鄒東廓

○竊念此生真惟有此一念可

以對越上帝細細修飾猶是掩惡著善地面縱饒此身全無破綻畢竟於仁體乾體上無干也噫乾道之

學如百年鮮有聞者自道丈發之而吾人猶以大人

之體翻爲童觀之窺乃遂謂之曰儒其自小也甚矣

寄鄉

○格物卽精一工夫

東黃  
久菴

○心齋之學同志每

以空疎爲疑近得執事所論修道工夫小物必謹則

發心齋之蘊非執事而誰第於不睹不聞另立見解

尙與區區之意未合夫不睹不聞性之體也惟其不

睹不聞故能體物不遺卽率性之道也人惟有此不

睹不聞體物不遺之體而或不能不以忘助失之故

戒謹恐懼所以存於此身猶之曰修身修心養性云

耳非謂必有一物而後可存養也今日性如明珠原無塵染有何睹聞著何戒懼故遂謂平時只是率性所行及時有放逸不睹不聞然後戒謹恐懼以修之夫既如明珠矣旣無塵染矣不待戒懼矣其所謂放逸者又何從而而有之而又知之所謂率者又何事守平時無事難以言功止合率性性本具足不必語修則誠似矣然物交知誘非有戒懼存於其間則其所率所謂道者果知其爲性道之本否乎果如此說非惟工夫間斷不續待放逸不睹不聞而後修其幾亦

微矣知及仁守莊蒞動禮此夫子自內達外示人以性道全體合下便是合一用功非謂有知及仁守而又有莊蒞動禮也君子終日乾乾忠信進德修詞立誠聖賢以此爲教吾人尙爾悠悠動輒見過若謂只任自然便謂之道恐終涉於百姓日用不知區區爲此說者非謂率非自然也慎獨精一不容意見之爲自然者自然之至也

答顏鈞

○戒懼不睹不聞只觀主

宰不論體段只求致虛不論著力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志者主宰也剛健純粹這一身動靜隱顯而運用

之若云真有所見則影響其將不免矣炯炯靈靈中  
中正正之何物乎在目乎在念乎非目非念何見乎  
此恐未易言也

答徐溫

文清

○未感之先別無可言惟有

一真志在耳故鄙人嘗謂志在幾先而功在幾時志  
從好學有之幾從好學得之故夫子獨稱顏子爲好  
學又曰知幾其神乎非志則幾不神也非志非幾而  
欲立未發之中於未應之先以爲應事主而應之者  
無心焉非影響卽虛見

與葛洞岡張蓮山鄭浣溪諸友

○善學者事

從心生故天下之事從心轉不善學者心從事動故

吾人之心從事換只在內外賓主之間非天然之勇

不能也

答謝特峰鉉

○非生機呈露條達而遽謂之真志

且曰是能立焉恐猶之意氣所發誠僞由分非可強

者世緣仍仍機竅便熟道家所謂今之學道以天理

爲門庭以人影爲行徑斯亦對證之劑如何

答程介齋

○

聖賢之怒從仁上發故善善惡惡皆仁之用吾人之

怒從己意上發故忿懣賤惡皆氣之動此理欲所由

分也今執事只當理會仁體理會自己分事則性靜

感寂相去不遠若於怒時觀理蓋爲不知用功者設



此法門如知仁體則已不必言此矣

答謝子錄

○昨遽以

甘泉翁集序上請蒙不見却復賜教云當知湛王二公之所以同。又知其所以異。吾人又當自知曾於二公異同處用功。孰得孰失。誠爲確語。愚固自審之矣。慨自慎獨之旨不明於天下。雖曾力行篤信師法。古人猶謂有不得預聞於道者。自二公以所不睹不聞性之體發之。學者曉然知天德王道真從此心神化。相生相感。不復落於事功形迹之末。其有功於後學不淺。此非其所同乎。雖然其所同在此而其所異與

吾人用功之有得失者亦在此何者微之顯誠之不  
可揜聖人之學脉也。於微顯處用功。內省不疚。無惡  
於志。又進而敬信渾然。至於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以  
復此顯微之體。此聖學工夫也。夫方功夫本體講論  
大明之時而猶異同明晦終有未盡合者固由於學  
之不善其亦救偏補弊之過有以致之與陽明公之  
言曰獨知之知至靜而神無不良者吾人順其自然  
之知知善知惡爲良知因其所知而爲善以去惡爲  
致良知是於行上有功而知上無功蓋其所謂知自

夫先天不雜於欲時言之是矣。至復語人以不識不知及楊慈湖之不起意爲得聖學無聲臭命脉一時學者喜於徑便遂概以無心之知爲真知不原先天不問順帝之則如尊教所爲任性而非循性者是過懲意識之故也。故嘗謂陽明公門弟之學似倚於微而無失之倚非良矣。愚故尊之喜之取以爲益雖嘗學焉而未得也。甘泉公竊爲此懼乃大揭堯舜授受執中心法倦倦補以中正之語故其言曰獨者本體也全體也。非但獨知之知爲知。乃獨知之理也。纔知

卽有物物無內外。知體乎物而不遺。是之謂理。卽上文所不睹不聞之所。下文未發已發之中和。末章上天之載是也。中庸不云或學而知之乎之者。達道也。理也。學者致良知也。致知而學以求知。此天理是。乃致知在格物。君子學以致其道之謂。若謂學以致此。良知斯無謂矣。後來學者因有執中之說。亦惑於感應之際。舍初念而逐善惡是非之端。以求所謂中正者。恐未免涉於安排而非性體之自然。故嘗謂甘泉公門弟之學。似又倚於顯而有處之倚。非中矣。愚實

尊之信之視以爲法雖嘗學焉而未至也顯之失尙  
有規矩可循微之失則漸入於放而蕩矣雖然微之  
失未必無所由起而顯之失乃誠吾人之不善爲擇  
也忘助俱無中斯見矣擇斯得矣夫忘助俱無者非  
心之規矩乎雖云正心本於誠意致知然良知不能  
爲一身主宰其所以致知擇中而爲一身主宰者在  
心故堯舜開心學之源曰人心道心夫子曰其心三  
月不違仁謂仁與良知天理非心不可然心者實天  
理良知之管攝也求之心則二公之異同亦可得其

一二矣其可併以支離病哉乞訂證數言以俟百世

答徐存

○必於未感之先而求心事相關之處則已

齋閤老

涉於起意未免反爲心病明道曰廓然而大公物來

而順應能順應處卽相關處矣以心應事猶是心小

答永嘉

○危大也人心爲形器爲費道心爲義理爲

陳生且

隱

弟圭

○時時未發時時已發之說似大儻侗不

如還是未感寂然不動已感油然遂通寂然不動無

時節內外感而遂通有時節而無內外無時節內外

故流行昭著不已之本體不可見而有物所謂人生

而靜天之性也有時節而無內外故流行昭著變化  
之妙用可見而無因所謂感物而動性之欲也

答子  
明叔

熹

○動靜體用緣只是本體流行如春夏秋冬非謂

必以靜之體而致用也語默感應運而不已何者爲  
先何者爲後若謂之默以爲語體當其默時復何用  
語當其語時於默何功惟不知周子之所謂主靜云  
者實因無極示人以無欲本體決不爲妄動累耳

答  
葉

生嘉

○泉翁嘗語僕云有聖學之省察有賢學之省

察賢學省察猶去草於地無由乾淨聖學之省察如

去草於田草去而苗物之生意暢然矣蓋有我與無我而路徑之有廣狹故也有我者意見也知識也如原憲由張之類是也其他私欲種種者不論矣然以有我之心而去其礙我者終是有有我在其爲路也狹其轉動也難及其成也修念之學是已張子曰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大心者見大也見大則全體之真志在而意見知識廓然矣日用酬應由真志不由有我其爲路也廣其轉動也易此顏子所以爲仁曰由己聖學也

復趙石梁

○云旣知良知爲人道端倪安



得不歸之以寂似非陽明公本旨陽明云蓋謂此知  
本寂本感本密本神卽天命之性所不覩聞之獨充  
塞宇宙上下古今橫飛直上入知出愚爲道之全體  
不但端倪而已又何寂之歸乎總之子思只言知不  
言良知孟子以後造端言良造詣言知今則自陽明公  
良知之說起好徑者不察而競趨之而後良知與知  
混襍而無別而知之德亡矣知亡而後修德凝道之  
學晦

答張道  
亨先達

○天理人欲從子思中庸看來只於中

與太過不及別之中是此物過是此物不及別是此

物學者只致其中。斯天理自存。豈有中在是而又有太過不及二者退於兩旁之理。故曰惡亦不可不謂性。○自天則謂之天命。自人則謂之修道戒慎恐懼。卽是真心。卽是天命本體流行。而云戒懼以養不覩不聞之體。自修道者言之。義未盡也。識得只消言修已以敬。言戒慎恐懼。識不得則雖云不覩不聞。依舊是有覩聞之戒懼。故修道原從天來。答祝介卿○箕子以天道五行之土屬心。然卽不言心而曰思曰睿。意亦思類也。如箕子則脾土當屬心。而今論五行者乃不

屬心而屬之於意脾土之生意周貫於視聽言動心  
身家國天下而自以快足於已其不亦睿作聖類乎  
蓋有官位有官職心官位也思意官之所以盡職也  
官職盡而猶復求官位之事斯亦無可求矣

寄余孝甫純似

○夫文幾也當幾之來黜見聞忘資稟泯意識由乎  
天衷而不以有我之私小之是之謂博與溥博如天  
之博意同故知崇如天禮卑如地約禮卽承幾之實  
體見之於行者耳此區區博約之說也

復汪子烈

○自有

大地以來太極兩儀五行萬物一氣渾淪可以言有

而不可以言無專言無生無滅則其無也謂之空因

其有生有息而緣迹於無則其有也謂之虛虛者知

之體仁之原也

劉師泉七十壽序

○盈天地之間一氣也其

為形色一體也一體渾然孰為之善孰為之惡自有

善惡之說分而後去取之念起去取之念起而後天

下之為學者日從事於刻覈名實之辨軀殼一絲眚

徑方丈忘則弗可見之矣

贈余九陽

○夫理固不在物矣

宇宙渾淪無間可破吾渾而合之非物無以發吾心

之精謂心之理不在於物不可也理固在於心矣虛

靈洞徹無罅可乘吾類而彰之非物又無以見斯理  
之用謂物之理非吾心之理不可也

斗山精舍記

○吾心

之天本無不正是故有不正之動而無不正之知動  
而後有善惡而其幾之者皆善也幾而後有善惡而  
其所以能善於幾而不奪於惡者皆知也知則人不  
知則鬼人鬼之分一知而已

石橋嚴天泉書院記

○因吾未形

方形天然自有之幾審其止而出之勿失者其根本  
之學由善以爲明者也心與事皆善矣外吾未形方  
形天然自有之幾審其旨於意見尺度而出之勿失

者離根之學行善以爲明者也其事似是而心則非矣是故猶之天體然苟得其明則衆心之燦皆天也苟得其善則萬事之察皆心也不爾將事事而比之隨吾子臣弟友之遇而求合以能至於道斯亦燭火之明耳

明善堂記

○赤子之欲未成於意成意故惡未成意故善夫子之所謂習者習於意成於意耳所謂不移者其亦意之不肯移者耳故予斷以爲惡起於意起於外而非起於心起於知也○宇宙之內渾然粹然而已渾然粹然而猶有所不可入者人耳有人斯

有已有已斯有意已與人對意與天下萬物對物感  
而意發焉各得其正無所著於念而率乎純粹之原  
者道也蓋格於物而誠焉者是所謂道吾知於物  
者也各得其正而猶不免有所著焉不可以化於物  
者意也蓋誠在意而未格於物者也是所謂以意誠  
意其意小者也發焉既有所著著極而轉念焉乘之  
以貪戾驕泰不恕不仁而不可解者意之蔽也蓋塞  
於意而無物者也是所謂以意起意者也夫物非真  
無也知在物而物在焉物與知無不善者是故在致

而格之其排決疏淪而所謂咽喉者沛然矣夫排決  
疏淪者水之污而非水也去其不誠以歸於誠者物  
之意而非物也故入門之功其要在意其本在知其  
用力之總會。在格物。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  
其所忍充之足以保四海。親親敬長達之於天下皆  
言格也。格則意化而仁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真心內  
徹而意不足言矣。是卽所爲萬物一體者也。誠意說  
立答俞伸